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 5409.1/7920A

10

白沙集

古詩教解

十

玉山堂圖書

詩教解原序

甘泉生曰夫白沙詩教何爲者著也言乎其以詩爲教者也何言乎教也教也者著作之謂也白沙先生無著作也著作之意寓於詩也是故道德之精必於詩焉發之天下後世得之因是以傳是爲教是故風雨雷霆皆天之至教也詩書六藝皆聖人之至教也天之至教運而萬物生矣聖人之至教行而萬化成矣或曰然則白沙豈聖人之徒與曰白沙先生學聖人者也然則何以有教曰聖人有聖人之教賢人有賢人之教其致一也曰白沙之詩多矣曷爲而不入詩教也曰吾采其希古者

也昔者水也請古詩之學於先生先生然之然猶曰愈其難也若夫近體之作之妙者多矣繫於文集吾未采焉耳何以未之采也明先生之著作以別於後之詩流爾也竊取乎著作之義庶其在解乎庶其在解乎時正德辛巳孟秋之吉門人湛若水謹撰

重刻詩教解序

族祖白沙先生以道鳴天下不著書獨好爲詩詩即先生之心法也即先生之所以爲教也今讀先生之詩風雲花鳥觸景而成若無以異於凡詩之寄託者至此心非澄心默識超然於意象之表未易淵通而豁解也時維甘泉湛氏領會最真蓋得於函丈者遂矣於詩教之深廣固莫逆於心自矣於是揭已所解欲使人皆得解取先生古體諸什悉爲之解古體解而近體可因以解更無庸贅爲之解天下後世循其解以味先生之詩緣詩

而窺先生之道庶不負先生之教矣乎顧其書鏤板久失家藏刻本既多殘缺各處抄本復多差訛姪孫世澤旁搜累年乃得參互考訂以復其舊噫是書嗣刻先生之教燦然得解者衆矣先生之道因詩教而益彰矣甘泉嘉惠後學之功亦隨之不朽矣世澤克輯遺書無愧先生之姪孫矣茲非吾家一盛事乎遂喜而為之序

時

乾隆三十六年歲在辛卯孟冬族後學炎宗謹撰

卷之上

和楊鼎山此日不再得韻

示湛雨

示黃昊

魯伯真墓銘

李子高墓銘

李元春墓銘

處士陳忍菴墓銘

題畫松泉為張別駕吉

撥悶
可左言贈僉憲王樂用歸瑞昌
題吳兆麟采芳卷
家廟鐘銘
丁氏祠堂鐘銘
改鑄邑譙樓鐘銘
世賴堂銘
忍字贊
答張內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學
代簡答羅一峯殿元

自策示諸生
冬夜二首
經鱷洲
厓山看大忠祠竪柱阻風七日後發舟用舊韻
湖西八景爲羅一峯題
太極丸春
翠玄洞天
一峯來秀
三峽迴清
金鼇霽雪

玉冕晴雲
飛轝橫翠
大流垂玉
題冷菴
感事
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塲變化
貪泉
贈張叔亨知縣
九日諸友會飲白沙得雁字
贈林汝和通判
贈馬龍如湖西奠羅一峯先生
贈陳秉常四首
藤蓑五首
天人之際
答梅侍御見寄
寄題三洲巖
病中寫懷寄李九淵
和梅侍御見寄
題劉氏雙節卷
送李劉二生還江右用陶韻二首

漫題二首
拉馬玄真看山
感劉琨與盧諶事
和陶十二首
歸田園三首
移居二首
九日閒居
和劉柴桑寄袁道見懷一峯之意
和郭主簿寄莊定山
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黃門欽

飲酒
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懷古田舍
卷之下
夢作洗心詩
止遷蕭節婦墓賦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
題心泉
贈潮州守周鵬
紫菊吟寄林時嘉

感鳥
賓陽樓八景爲邨侍御作 今存其三
穀城呼月
牌山樵唱
羅水漁歌
題萬碩司訓風木圖
築室
讀林緝熙近詩時緝熙典文衡閩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故有是作
將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
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
夢中作
秋興 三首
謝琴月惠荔枝
贈世卿 六首
容珪輓 二首
有懷世卿 四首
觀自作茅筆書
益母草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遊圭峯同世鄉作
示李孔脩近詩
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
八月二十四日颶風作多溺死者
讀張廷實近稿
贈鍼灸楊飛
正月二日雨雹
五日雨霰二首
讀張地曹偶拈之作
贈黎秀才

寄李子長二首
卧遊羅浮四首
登飛雲
廢鐵橋
下黃龍
望羅浮
贈周文都
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
寒菊
偶書所見

謝鄧督府惠交藤酒
曉枕
題端陽李刺史甘霖重應卷
偶得寄東所 二首
和羅服周對菊見寄
龜山夜月
扶南訪黃巖尹鄺載道適来顧白沙两不值 三首
清風巖
觀群兒釣 二首
對竹 二首

隨筆 二首
讀易偶成
張克修別駕約遊羅浮
張克修見訪
題扇 二首
贈胡地官
夢後作 四首
贈鄺筠巢
客乞題隨時子軒
題扇 二首

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

神泉八景爲饒鑑賦　録其三

太極涵虚

浮螺得月

神泉漱玉

曉枕偶成

贈李克常

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

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

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

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膺

腴文辭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軼駕

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

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

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来十六載滅迹聲

利塲閉門事探討蚓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
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
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
爲謾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比而賦也此日不再得乃宋儒楊龜山作以示學者
先生年四十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以爲試題故先生
作此自言其學聖之事也首二句以謀衣食之惡比
謀道之急以引通篇負奇氣而磨青蒼欲希天也蹉
古人而悲流光恐蹉跎也高瞻遠望古人先得我心
若朱紫陽之說敬乎蓋敬者聖人之心法聖德莫大
於敬則入德莫要於主敬主敬以剖義利則聖可學
可見聖學匪難要在心臧而已心者敬之主宰萬善
所由發端者也能反心以養其善端勿爲戕賊方爲
道德之膏腴若文辭不過粃糠人身參天地不能追
古人道德之軼駕但澈文辭之粃糠何足貴哉今以
木鑽之弱質研彌堅之道如磐石難入安得不惕憤
交集夜起徬徨蓋以聖途遠而心思長也則及時精
進安可緩乎行遠自邇進學之序也育德含章道德
之積也時先生年四十此云邇来十六載者自二十
五歲將往學臨川時始計也歸自臨川閉戶盡窮古

今書籍所謂閉門事探討也既而歎曰夫學貴自得也築春陽臺靜坐數年所謂一室同坐忘也此四句言從前爲學之事及久之又歎曰夫道無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苟欲求靜則非靜矣乃隨動靜以施功所謂顛沛莫强如濟川之奪航此四句乃嘗時學力所到者蓋到此全體功夫方覺從前之未盡也顧玆以下又自勵其將來之功一身爲綱常所繫而一心實爲樞紐不可不捄存而任其斲喪心字應上用心臧最是聖學要緊處聖人千言萬語只要教人收拾此心操此樞紐則萬化由此出而所以操之不外上所言敬耳努力回狂則道岸可登矣夫先生主靜而此篇言敬者蓋先生之學原於敬而得力於靜隨動靜施功此主靜之全功無非心之敬處世不察其源流以禪相詆且以朱陸異同相聚訟過矣先生嘗曰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靜字發源濂溪程門更相授受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學者須自量度何如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靜方有入處按此則靜與敬無二心無二道豈同寂滅哉此篇乃四十歲以前事後來所造之高所得之深尚未及言然即此可想矣當時稱爲龜山不如豈虛

語哉

示湛雨若水初名雨字民澤

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
難後獲天命流行真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得山
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
擬

賦而比也天命即天理也有學有覺二句皆謂溺於
記誦滯於見聞者雖有學如無學雖有覺如無覺也
千金一瓠鶡冠子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此借引以言
本心也言學當超於言語之外而致力於不覩不聞
之體中庸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大本立則有一瓠千
金之重此言一諾則重於萬金矣如曾子唯一貫之
旨是也然必先用功艱難而後可獲果能先難後獲
則天理流行其真機活潑水到渠成無非鳶飛魚躍
之妙將見萬化皆從此出如太虛之無言何用如得
山臨濟二僧以杖喝爲教者乎又借引繡羅以比千
變萬化皆從本心應用然則金針在我又誰擬乎蓋
佛氏所謂莫把金針度與人者以金針比心此心人
人各具我不能授之於人人亦不能擬之於我釋氏
可謂不識心者矣此詩乃先生病革以示若水者深

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其意至矣

示黃昊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柄在手
比而賦也高明謂人心之本體所謂極高明者也欄柄亦以比心之主宰處言高明之體覆物無外然非他求也其主宰在我誠能反身求之則可以極高明之量心常惺惺何所不照乎

魯伯真墓銘

源之華舒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興也源之華者水畔之草華也舒舒開發也纍纍碩大也言水際之華則舒舒矣木柯之實則纍纍矣華實之盛有本者如是也人而不固其根本則何以達於事業裕於後昆乎反草木之不如矣

李子高墓銘

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嗚虖子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賦也言人生夭折而不足則歸之天命然朝聞道夕死可矣若義不足則雖長年亦何用哉謂天壽不足計惟當盡道於己也

李元春墓銘

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恥毋疾予侍弟扶兄醉尧舜之道孝弟而已

賦也言道非可以難易言也蓋難易只在人之能不能而不在道賢愚之分總決於此

處士陳忍菴墓銘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

賦也言用舍在人行藏無與君子在世與時偕行而已不必於隱亦不必於不隱也

題畫松泉爲張別駕吉

水流石間生兩松樹洗耳掛瓢巢許事此詩題別駕張克修之畫言無巢許

賦也洗耳掛瓢巢許事此詩題別駕張克修之畫言水出於松石之間松可以掛瓢水可以洗耳但無巢許之徒耳夫巢許之事過於中道而先生言之者所以激廉立懦也

撥悶

久病在牀展轉莫舒我欲觀化有握其樞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我病幾時我念西馳我行趦趄如饑思食如寒思衣動惟厥時匪亟徐魚躍鳶飛乃見真機天豈不

知天偶遺之吾將尤誰我聊任之撥悶以詩

賦而比也此先生撥悶之詩先言久病展轉欲觀化而又有天握其樞又言病不得遂衡山之遊念念之勤如此然而舉動亦自有時須不徐不疾如鳶飛魚躍而後可見真機今我之病不遂行志天豈不知哉蓋天普萬物而無心偶忘之耳故我當安天命而作此詩以撥悶蓋歸乎正矣

可左言贈僉憲王樂用歸瑞昌

可可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噉百年不滿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人達塞一齊覷破歸来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莫思量但高卧賦也三言可者言可之過不能無可無不可也左猶差也三言左者言差之甚也此詩名可左言先生所作以贈僉憲王樂用初以御史退居二十餘年今起用為廣東僉事不踰年考察去官此詩送之歎其可之過矣差之甚矣人之笑噉不知人壽幾何百年如一轉瞬所以致此煩惱者皆心自為之耳若向上之人即明窮達之義而不致此矣今奈之何哉但歸来與青山白雲為侶靜坐省思慮尚可補過於晚景耳

題吳兆麟采芳卷

歲云暮矣冬雨凄凄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爲將以遺所思所思在遠道天寒日短誰爲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衆芳泛泛輕航駕言出遊不泥一邦雲龍風虎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人將化之如赴壑之水汩汩洋洋不亦深乎

比而賦也兆麟字瑞卿此詩因吳兆麟采芳卷而作託意高遠言歲寒凍雨牛僵馬危商旅不行之時但見窮民有饑寒之歎此時將采芳以寄遠人又無可致之機不如且待時之春天道之陽物理之亨人情之和此采芳其時也於是駕輕航以徧遊不亦可乎且雲從龍風從虎聲應氣求乃理之自然若此時出遊則德被於人而人化之如水之赴壑不能自已其入人豈不深哉蓋比出處以時而不可苟也

家廟鐘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爲神之依

賦而比也此銘家廟鐘之詩言此鐘之爲質甚重故其爲聲則遲蓋以喻人之爲學所積者厚則其事業亦晚發也然聲之動靜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鳴以時

耳喻人之動靜語默一惟其時也或曰此詩喻人家積德之厚者則其裕後必遠固自有時亦通永爲神依者鐘聲動則神感而憑依之也

丁氏祠堂鐘銘

出佛山治入濟陽堂厥聲鏜鏜震於無疆

賦而比也佛山鄉名鑄治之地此銘丁知縣祠鐘之詩言此鐘鑄於南海之佛山而入丁氏之祠堂其聲則鏜鏜然而震于無疆矣喻丁公積治新會德政及人故聲聞馳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泯也

改鑄邑譙樓鐘銘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作民不信視此鐘銘

賦而比也不傷謂費得其宜也壞者鐘之壞也萬世之經謂正教也此銘丁侯所改鑄邑譙樓之鐘言丁侯鑄此鐘雖費然壞則宜改鑄費所當費故曰不傷又因言此鐘之聲聞於百里如聲教之同然所以警人心使歸於皇極而萬世之經常存此丁侯作民之政教也若謂作民之政無考信則何不視此銘乎

鐘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之志不及成此銘以後有繼之者何以考故錄之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抱甕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以世名德音孔恢賦也惟思恢大也渭川先生祖之別號也漢陰抱甕言守拙不爲桔槔之機巧也先生作此詩以銘其世賴堂堂以渭川府君名爲祖所立殊衆故老猶以拙自守不爲機巧實爲我開家之祖故堂以世名而德音孔恢皆自此始矣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絶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賦而比也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先生作此詩名爲忍箴言七情惟怒發之甚遽故於横逆之来尤當堅忍也蓋忍能制怒如水能制火然必忍之之久使愈堅厲至如張公藝忍字百餘然後爲忍之至也故又引書必有忍乃有濟以明之若小不忍而亂大謀豈非人所當深戒乎

答張内翰廷祥書括而成詩呈胡希仁提學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耐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

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
滋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
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
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
素琴本無絃

賦而比也經者聖人精意之寓也而云糟粕者蓋爲
誦言忘味者言耳此詩檃括與張學士廷祥書語以
與胡希仁提學者借引輪扁糟粕之說言古人以經
書爲糟粕者以其誦言忘味爲非真傳也若夫賢人
之學由積累而至者如一勺之水可成大川程子所
謂莊敬持養者是也至於聖學心得之妙不由積累
如源泉之出自涓涓而不息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
盡渣滓便渾化者是也然此至無而至動至近而至
神若得此欄柄入手則陳編不必窺矣古人讀書不
過以開發聰明不可牽纏此心也但經云學於古訓
而此云然者亦爲誦言忘味者言之用心牽纏亦謂
溺於章句之病蓋聖學以自然爲本本立則未發而
虛已發而即實亦周子靜無動有之意又言戒謹恐
懼若求之太過則失其自然之本體矣故又言學者
之了心當如素琴之無絃而後可以入道即明道所

謂聖人以情順萬物而無情之意○此篇乃將答張
內翰書會括成詩雖書中之言不止此而大意不外
此也世多訾之抑亦未深思耳所謂至無者即無極
而太極之無陰陽動靜皆由此出五行萬物皆由此
生非至無有至動乎夫婦居室之間無非鳶飛魚躍
妙理活潑潑地非至近而至神乎放之彌六合非發
用不窮卷之藏於密非緘藏淵泉乎喜怒哀樂未發
爲天下大本則本非虛乎發皆中節乃爲天下達道
非形乃實乎朱子嘗謂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
中萬理皆備所謂虛也而所謂一有感觸則其應甚

速無所不通皆本於此故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先生
之意總見先靜而後動須以靜爲之主由虛乃至實
須以虛爲之本若不先從靜虛中加存養更何有於
省察故戒愼恐懼雖是存養而以此爲主以此爲本
非偏於存養也中庸先戒懼而後愼獨先致中而後
致和朱子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周子謂不專一則
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皆是此意周子之論
學聖也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其
即先生主靜致虛之學乎聖學精微俱括於此奈何
以禪目之

代簡答羅一峯殿元

臺城一揮袂忽忽星週五路永消息斷年深別離苦思君髮爲白始白數莖許今晨對書尺白者不可數先生天下士詎肯顧衡宇悵望曹溪約獨與光也語

賦也揮袂言別也曹溪韶州南華寺光林緝熙名先生弟子此詩先生所以寄羅一峯先生者言與一峯別久途遠而信絕年久而思苦髮爲之白今得其書思愈甚而髮愈白然徒思耳先生固天下士豈肯來顧我乎則夫昔年曹溪之約徒托諸空言而獨與緝熙言之耳一峯約會南華不至故云

自策示諸生

賢聖久寂寞六籍無光輝元氣五百年一合又一離男兒生其間獨往安可辭邈哉舜與顏夢寐或見之其人天下法其言萬世師顧予獨何人瞻望空爾爲年馳力不與撫鏡歎以悲豈不在一生一生良遲遲今復不鞭策虛浪死勿疑請回白日駕魯陽戈正揮

賦也此詩先生以自策而示諸生者言聖賢之不作六經爲之不明而元氣五百年一合而生聖人既一合又一離故聖人不常有也然男兒生其間豈可自棄而不嚮往哉舜顏爲天下師法我常夢見之但恐

年邁不及若復遲遲是虛生虛死爲可悲也故欲效魯陽之揮戈回日而乘時以精進耳魯陽戰酣日暮揮戈而日退三舍言欲假年以勉力也

冬夜

長夜氣始凄木綿被重衾端坐思古人寒燈耿悠悠是時病初間背汗仍未收學業坐妨奪田蕪廢鋤耰高堂有老親遍身無完紬丈夫庇四海而以俯仰憂口腹非所營菽水吾當求明旦理黃犢進我南岡舟

賦而比也此與後篇皆冬夜之詩因寒氣而擁裘坐思古人而歎已以汗病廢學廢耕又歎家貧俯仰之累然所求止於菽水而已故不得不進舟躬耕於南岡以備菽水猶雖病而不得不力學也

其二

我從省事來過失恒十九喜怒朝屢遷言爲夕多苟平生昧慎獨即事廿掣肘孔子萬世師天地共高厚顏淵稱庶幾好學古未有我才雖鹵莽服膺亦云久胡然弗自力萬化脫樞紐頹顏無復少此志還遂吝歲月豈待人光陰隙中走念此不成寐晨星燦東牖

賦而比也此因夜坐而思已過失如喜怒言爲之愆由其昧慎獨之功是以致此掣肘也又思孔顏之學

如此而我以鹵莽弗力故服膺雖久而恒失其萬化之樞紐也門樞衣紐皆謂此心如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是也又歎歲月之邁不知其終能成否是以思不能寐自夜至晨尚耿耿然對東牖之星也

經鱷洲

夕舫淩大波北風吹我席冥冥鱷洲烟宛對君山碧来雁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超超塵外心浩矣周八極賦也席謂舟之檣帆鱷洲土名君山洞庭湖之山名八極八方之極言遠也此詩因行經鱷洲而作言舫行遇風見鱷洲之烟景如見君山又因天寒月色而興塵外之想以周遊乎八極其託意之遠蓋有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

厓山看大忠祠監柱阻風七日後發舟用舊韻

青青奇石草上有牛羊躅洶洶厓門水遠帶湯瓶緑浮雲散孤嶼初日明村曲言歸輒風濤無乃疑張陸遲遲畏此波心木興而賦也厓門即厓山宋亡之地奇石厓門之石如人立甚奇湯瓶厓山對面山名張世傑陸秀夫皆死宋亡之難厓門有祠與文天祥並祭名曰大忠祠波心木者漁人植木江中置罾其上俗呼罾硪舟觸之

即覆此先生往厓山看大忠祠阻風七日發舟而作言青青奇石之草則有牛羊之躅矣洶洶厓門之水則帶湯瓶之綠矣浮雲既散而初日明矣何爲我方言歸而遽阻風乎無乃張陸二公神靈留我也故我行不遽行小心謹慎畏波心之木觸之而有傾覆之禍則先生隨時隨處而存警戒之心矣

湖西八景爲羅一峯題效一峯體

太極九春

天城列兩儀其中位太極不悟名象生焉知畫前易伏羲古已亾圖書久晦蝕寄語山中人妙契在端默

比也天城太極皆湖西山名此與後七篇乃先生爲羅一峯修撰題湖西八景而作此名太極九春也言太極山如圖中之太極而天城列如兩儀葢有此理而後有此象有此名不因此名象所由生何以知畫前之易乎葢指太極之理也然伏羲往矣河圖洛書久不明則山中人如一峯者可不端默以妙契畫前太極之理乎

翠玄洞天

翠玄在何許乃在金鼇麓石門俯深幽来者秉明燭繡壁誰可緣丹房我當宿呼童烹金鼇膏此千丈木

賦而比也麓山足也金鼇湖西山名烹鼇膏木葢以爲燭喻大其明睿以燭幽遠也幽深丹房喻道繡壁喻入道之路其難如此如顏子所謂欲從末由者也此題翠玄洞天之詩言翠玄洞在金鼇山之足石門幽深必須秉燭乃可入遊然此峭壁如繡誰可緣之而上乎丹房我則當往宿之耳然必烹鼇膏木爲千丈之燭乃可照其幽深猶學道者先開發明睿察見天理乃可入聖域也

一峯來秀

湖西有一峯天地得撑拄旁有龍塘峽北有浮香塢我行崑崙邱一望一延佇歸來二三子抵掌太極語

賦而比也一峯山名亦羅修撰應魁之別號龍塘峽名浮香塢名崑崙太極皆峯名言湖西之有一峯可以撑拄天地如應魁之才可以扶植綱常也龍塘浮香言一峯前後之景又言我昔行崑崙之邱望一峯而延頸佇立以比望應魁同歸於道之意由是灼見太極之全體歸與二三子抵掌而談之也

三峽迴清

一峽蟠一龍群山莽回互武夷雖九曲三峽誰勝負澄澄水上月歷歷谷中樹焉得千丈筇坐弄潺湲處

賦也三峽湖西地名武夷福建名山上有九曲水言此三峽者每一峽即有一龍蟠其中而群山相爲廻互視彼武夷之有九曲未知其孰爲勝也於是遥想其水月谷樹之景安得長筇而往以弄其潺湲乎

金鼇霽雪

一鼇海上来頭戴雪花白諸鼇起相拒千秋歸不得僊人羅一峯永戲金鼇側借問別離時西佛生彌勒

比也金鼇見前以比一峯爲非常人也此詩詠金鼇霽雪因金鼇取義言此鼇從海上而来其頭則戴雪花之白以山上霽雪故有此象此鼇既来乃爲衆鼇所擯永不得歸亦以喻一峯爲權宰所擯之意金鼇山所由名如此今一峯懷抱道德如僊人然乃来遊戲於此山之側借問一峯何時来此乃十二月八日在南都別我而来也彌勒佛相傳十二月八日生葢先生此時與一峯別於南都此乃假借之辭讀者不得錯解指爲佞佛

玉冕晴雲

玉冕臣諸峯左右羅絡之雲来巾其巔得雨不復疑豈無澤物功雲覆在何時悵望百穀春廣濟蒼生饑

賦而比也玉冕峯名巾其巔謂雲覆之如人之戴巾

然雲覆山則成雨如君臣有道則能澤民也此詩名玉晃晴雲言玉晃峯爲諸峯之尊如君之御群臣左右諸峯皆環遶羅絡之也若有雲戴於其上則成雨必矣故此山非無澤物之功顧雲何時来覆乎如一峯豈無澤民之具而不得時也是以悵望此山庶幾興雲雨生百穀以濟蒼生之饑耳其存心澤物如此

飛翬橫翠

我昔遊太空太空雲冥冥歸来控翠蚪力與金鼇爭巍魏太極尊揮置東西行如何千載下空擬飛翬名

此而賦也蚪龍子有角者巍巍高大之貌飛翬翠蚪皆湖西山名此詩詠飛翬橫翠寓言我昔之遊於太空而見雲之冥冥所見既大故能控御翠蚪而與金鼇爭勝負雖如太極峯之高大亦揮置之而使之東西行也如此又何必擬飛翬之名乎蓋人能胸次洒落使廓然大公則能與天地同體是所謂遊太空而不必擬飛翬矣

大流垂玉

大流無此奇偶值銀河傾顧回銀河流免與世濁并一洗日月光再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萬世無甲兵

比也大流泉名銀河謂天上河漢此詩詠大流垂玉

亦湖西八景之一言大流之泉世間無有此奇者蓋其泉偶遇天上銀河之傾所以爲此奇也然此流若到世間則與世之流同濁矣所以願回此流勿使爲塵世溷濁也若回此流得以長清則可以洗日月天地不至濁又洗甲兵使不用矣以比人能反天地之性使之長清則與日月合明天地合德而萬民不爭矣

題冷菴 爲江西僉憲陳君琦作陳琦自號冷菴

舉世好近熱子獨畏之猛投身向壑雪永謝白日影玉壺貯清氷秋露滴金井是以冷自勝於世非絕屏假令務絕屏過與近熱等我以道眼觀天下方首肯寒暑兩推移正中太和境寄語菴中人不熱亦不冷

賦而比也熱謂熱鬧煩囂也山壑寒雪之間則冷矣猶人之淡薄也白日以喻熱之事玉壺清氷秋露金井皆喻冷淡之事此詠冷菴之詩爲江西僉憲陳君琦作言世人皆好熱鬧之事而子獨猛畏之投身於壑雪之中而辭白日之熱如氷露然以冷自勝於世非有絕屏之心若出於絕屏有意之私與近熱者過猶不及也我以道眼觀之如寒暑之氣得兩平者乃爲中正太和耳故欲寄語菴中之人不熱不冷無過

不及如寒暑之中和乃可也

感事

君心如逝水一往不復旋誰能萬里浪安坐駕此船傷哉一何愚由我不由天仁者固有矜智士乃自全

比而賦也此詩爲感事而發今不可考其爲誰大意言君之心如水之逝不可復還矣然其危如駕船於萬里之浪而不自知所謂安其危也其愚豈不可傷哉此豈天使之然蓋由我自取之也仁者見之有惕然哀矜之情何不爲智士之自全其身也乎其感傷之意至矣

夢觀化書六字壁間曰造物一塲變化孔子曳杖歌逍遥夢化後我夢已逍遥六字書在牖聖愚各有盡觀化一遭走問我年幾何春秋四十九宛生若晝夜當速何必久即宛無所憐乾坤一芻狗賦而比也曳杖歌曰泰山其頹兮梁木其壞兮哲人其萎兮逍遥洒落不累之意觀化邵子病革云且與他觀化一遭六字者先生夢觀化書六字於壁云造物一塲變化芻狗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狗者結芻爲狗巫祝用之詳莊子天運篇此詩先生夢觀化而作引孔子夢化之事而言已之夢觀化

六字在壁雖古今聖愚不同其歸盡一也盖死生者
晝夜之道大數既速何必欲久況人物如天地之一
芻狗耳死何足憐哉觀於此詩先生深明晝夜之道
夭壽不貳者矣

貪泉

黎藿可養生栢棺可送死死礫視黃金貪泉亦清泚飲
水心不易豈獨夷齊爾山鬼笑儂家儂家笑山鬼

賦也黎藿菜名栢棺易朽之材死礫至賤黃金至貴
貪泉在廣東南海縣石門之下地志云為官過此飲
其泉則貪吳隱之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
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此篇先生詠貪泉言黎藿栢
木可為養生送死之具則能視黃金如死礫而此貪
泉亦化為清泚矣是貪廉在人之心不在泉也如是
豈但夷齊不易心哉人人能勉之也然則安知山鬼
之笑我乎我之笑山鬼乎言人能自清則可無愧於
鬼神矣此又隱之之所未發者真探本之論歟

贈張叔亨知縣

栖栖白沙舫影弄寒江見夫君沙陽令胡事顧微勞我
祖在九嶷願君為墓碣三夜茅簷下寒燈坐来滅感子
心意勤悃我言詞拙明發江上舟踟躕與君別

賦也栖栖猶言依依白沙者先生所居村名沙陽福建之沙縣張叔亨先生嘗爲其縣令我祖叔亨自謂其祖也此先生贈叔亨之詩言其舫依依於白沙弄寒江之月影且公爲沙縣令何爲顧我之徼旁乎遂述公言我祖在九泉之冥漠顧君爲墓碣之文每坐茅簷講論至寒燈之滅如是者三夜則其意勤矣但愧我不文無以發揮潛德耳明旦姑與君相別也

九日諸友會飲白沙得雁字

黃菊有佳辰良朋樂時呼喚爭持淵明杯来接子桑飯落葉迎馬鞭斜暉轉沙岸雨聲靜秋竹池影入江雁酒酣獨高歌呼兒續我斷諸君慳留戀十觴亦不算雖無孟嘉量且免落帽亂百年能幾何去者已强半来會安可期細把茱萸看

興而比也此九日會友詩言有黃菊則生於九日之佳辰矣是以好朋則樂来相喚請矣所以来者各爭持淵明之杯酒以欲續酒者蓋諸君極有留戀之意不算十觴之多故也然飲必以節雖無孟嘉曠達之量亦不及亂而落帽蓋樂而不淫也又每念人壽

有限逝者無窮則来年之會又安可必所以更把茱
萸細看其感慨之情至矣

贈林汝和通判

昔在黃金臺與子初周旋萍蓬忽相失不見垂十年昔
爲禮曹官今搖慶陽鞭常聞泰華峯峻絶峙中天雅志
在登陟矯如孤鵠鶱遼来南海旁問訊滄洲塵語舊未
終日棲棲有所牽丈夫重出處富貴如浮烟行則爲在
田止則爲在淵勞勞慶陽夫何爲贈子千金言

賦而比也金臺即今之北京古之燕國萍之於水蓬
之於風以比易離而不可合也滄洲塵先生自謂其
所居也慶陽謂肇慶汝和爲其郡通判先生作此贈
之言與其相見相別之久汝和當登泰華之高如孤
鵠之鶱舉今則来判肇慶訪問我滄洲之居不可謂
無意矣何爲會未終日而意若棲棲牽於世事乎夫
丈夫所重者出處之義若富貴則如浮烟之無有在
田在淵惟其時耳又何棲棲如是之勞乎吾贈子以
此言等千金之重所以警之者至矣

贈馬龍如湖西謁羅一峯先生

晨興坐捫虱有客窺我牀客来問何許顏色慘不光去
歲秋在季文星墜西江而師羅一峯幸視我弟兄相見

不得語失聲泪滂滂子行詣湖西問訊我有將夙夕夢見之恍如芙蓉城覺来索苦句句就涕未停何以告一峯寄意於瓣香索火化眞文一峯其洋洋我病久南海欲往未得行送子出門去目極秋天長

賦也此詩先生作以贈馬文祥如湖西眞羅修撰者言我方晨起坐捫虱之時而文祥遽来吾見其顏色之慘若有哀傷者告言去歲之季秋九月文星隆於西江蓋一峯此時逝矣先生遂答言汝師一峯與我道義骨肉今不得相見而語遂涕泣失聲今子之往問我何所將然我昔夜夢見一峯恍然若在芙蓉城者故感索苦句句成而尚泣不已哀之至也然我之索句以告一峯者何哉惟以瓣香寄意使先通其精神而後焚此眞文以告之庶幾一峯可格也今我欲往而病未能但極目以送子行耳

贈陳秉常

遠色露初景清風振遥林子来入我室弄我花間琴正聲一何長幽思亦已深願留一千歲贈子瑶池音

興而比也此與後三篇皆先生贈門人陳秉常孝廉之詩託興而言遠色初露之景則清風振林矣子入我室則弄我花間之琴矣入室用升堂入室事言入

道也弄琴而有正聲雅淡因見其思之幽深異於由之瑟也若夫瑤池之音神仙之曲以比聖人之聲樂則又不同矣故欲以此贈秉常蓋此音可留千載而不朽也期望之意至矣

其二

黍稷雜萑葦邪思亂正性人爲一鹵莽諉曰天之命白日朝出東須臾復西暝良時誠可惜逝矣悲莫競比而賦也黍稷五穀之美者萑葦惡草名此亦贈秉常詩言黍稷雖美爲萑葦所雜如人正性雖善爲邪思所亂性者心之生理何嘗不正有不正者情也邪思者情之流也故思無邪所以節情之流而正其性也思一邪則人爲鹵莽不能精義遂諉言上天賦才之薄何哉然朝東暮西日月易邁則良時誠爲可惜若聽其逝而莫競則可悲矣蓋歎不能法天之行以自强不息也其警人深矣

其三

大舜卷婁之莊周竟奚取人生貴識真勿作孟浪死誰能去中土儻舍朝鮮里白首金石交視我南川子

賦而比也莊子云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聰明衰矣不得休歸是

卷婁也卷婁者拘攣之意朝鮮箕子所封之國金石交言堅也南川子即林緝熙也此亦贈秉常詩言莊周以大舜爲卷婁者欲以遺落世事其言不足取蓋大舜無爲而治天下何卷婁之有若夫以天下挽已已累於物則真卷婁矣然非知道者孰能無累識真者即知道也不知道而卷婁於物則爲孟浪死矣中土中國以比正道朝鮮外國以比異端或曰以中土比本心儻舍朝鮮比慕外乃舍已求人之意亦通又言緝熙察見道體深契已意乃白首金石之交試爲我視之其識真而不爲卷婁者何如也

其四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人生寄一世落葉風中旋胡爲不自返濁水迷清淵賦而比也此亦承上篇而言若然否一由於我則於爾之自得何所有哉又歎人生如寄若落葉之隨風不可不及時進修也又言自已固有之性淡然無欲無所污壞如清淵然何不反求自得而以濁水迷之哉喻人自以人欲而昧天理也觀此四詩則見先生真得堯舜以来心學之傳而不爲異端所惑者

藤蓑

一蓑費幾藤南岡礪朝斧交加落翠蔓制作類上古吾聞大澤濱羊裘動世祖何如六尺蓑滅跡廬花渚舉俗無與同天隨夢中語今夜不須歸前溪正風雨

賦也此與後四篇皆藤蓑之詩言礪斧采藤交加而落以製爲蓑衣如上古之制自披以滅跡其視嚴子陵披羊裘釣大澤中以動光武者何如也遂言舉世之人無可與同者惟有天隨子可與之夢中語也且前溪風雨如此則今夜可以不歸矣風雨以喻時蓋傷時而欲避世也

其二

人好蓑亦好月光水亦光水南有酒媪酒熟喚我嘗半酣獨速舞舞罷還舉觴所樂在知止百年安可忘

比而賦也此亦承上篇而言人好則蓑亦好矣如月光則水亦光矣遂言水南之酒家喚我嘗酒酒酣而舞舞罷而飲其所樂豈在酒哉在知止足耳自今百年不可忘此樂也

其三

挽蓑欲何爲新月出東嶺獨速舞不休淩亂何由整曠哉漆園吏自形還自影

賦而興也漆園吏謂莊周此承上篇而言今我挽此

藤蓑將欲何爲者哉蓋以新月已出而起興也所以著蓑而往爲獨速之舞而不休遂至凌亂不整也蓋形跡皆忘矣因託寓莊周之曠達形影相對嘆無與傳者也

其四

朽生何所營東坐復西坐搔首白髮少攤地青蓑破千卷萬卷書全功歸在我吾心能自得糟粕安用那賦也東坐西坐言隨處靜坐以體認天理也自言朽生何所營求哉不過隨處靜坐而已今至於老髮非徒白而又至於少矣以青蓑攤地而坐至於破其

从而且專如此故又言書雖千萬卷之多不過欲以管攝發明此心而收立大之全功也孟子學問以求放心程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亦此意也夫人苟能自得則夫世之誦言忘味誇多鬬靡者皆糟粕耳何用哉蓋刺不善讀書者之失也

其五

新蓑藤葉青舊蓑藤葉白新故理則然胡爲浪忻戚扁舟西浦口坐望南山石東風吹新蓑浩蕩滄溟黑須臾月東上萬里天一碧安得同心人婆娑共今夕

興而比也此亦承上篇而言新蓑則藤葉青矣舊蓑則藤葉白矣因言物有新舊其理固然何必以此動心爲之忻戚哉以此貴賤榮辱之不同不宜以此動心也我乘偏舟往坐南山之石而東風吹蓑適日將暮滄溟已黑矣須臾月出則見滄溟萬里一碧以喻人爲富貴利達所蔽則不見此道之大至於本體復明其真境可樂如此安得同心之人共此今夕之樂哉益勉人同進大道之意也

天人之際

天人一理通感應良可畏千載隕石書春秋所以示警星犯帝座他夜因何事誰謂匹夫微而能動天地賦也帝座星名此詩明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言宇宙間混然同氣故天人一理而感應之速尤爲可畏遂引春秋隕石所以示戒於人深矣又引嚴子陵與漢光武同卧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此何故哉益天人感應之理一也夫匹夫之微能動天地如此人豈可不慎動也

答梅侍御見寄

群龍盛朝野弱羽聊山林行春忽傾益對榻山花深引我一杯水寫君龍唇琴永言歌大篇風雅有遺音乃知

鷹鸇氣未愜鸞鳳心王事有驅迫暮雨別江潯離情落晚趣再寄三洲吟何以舒我懷青天盼遥岑

比而賦也群龍以比群賢弱羽鳥之翼弱不能遠飛者以自比龍唇琴名風雅國風大小雅也鷹鸇以喻擊搏者鸞鳳以比温雅者三洲巖名在德慶洲此答梅侍御之詩言賢人滿朝而我則如弱羽之棲山林而已今侍御行布陽春忽來傾葢相顧對榻山花之深酌我玄酒而寫心於琴永言而歌有風雅之音因見鷹鸇不若鸞鳳但王事之驅迫又將別去也至別後又寄我三洲之吟我但仰遥岑以悵望而已

寄題三洲巖

我行蒼梧道息槳荒江湄連岡一以眺石室涵晚暉前哲有題字執炬往讀之遲回北壁下目擊元公遺今古一相感光風吹我衣虫鳴丹竈中葛仙胡不歸對之發長嘯宇宙今何時圓蟾夜冏冏蝙蝠秋飛飛願言托高棲行矣無是非

賦也蒼梧即今蒼州之地元公周茂叔先生也此題三洲巖之詩言我息槳三洲登連岡而望則見石室涵暉有茂叔之題名秉燭而讀之古今相感若光風之吹我衣也此地舊有濂溪書院故云然又世相傳

有葛仙丹竈然仙跡渺茫但令人發長嘯而已惟慕其景之勝欲往棲之而無是非也

病中寫懷寄李九淵

出門見齋頰十日不一逢以我腹中滿憶君頭上風頭風尚可灸腹滿何由通受氣我亦薄況乃疾病攻五十云始衰三四謝春冬鬢頰修已凋血氣少復充客来索我書頽禿不能供茅君稍用事入手稱神工以茲日衰衰永負全生功長揖謝茅君安靜以待終

賦也頰猶面也齋頰即齋扁此詩病中寫懷以寄李九淵者九淵先生里人故望其齋頰則思十日不相見矣蓋由彼此皆有疾病然九淵頭風之疾在皮膚故尚可艾灸而愈若我病腹滿乃心腹之病何由通之乎蓋亦以寓克治之意也又言年過始衰頰鬢血氣凋謝而来求草書者至多供應不給又妨全生之功今但謝絶茅君靜養全生而已茅君謂茅筆其言謝茅君豈直全生而已哉蓋欲去小技以入大道也程子亦云未見從古善書人能知道者即此意

和梅侍御見寄

飛蓋凌滄溟高臺拂朱鳥乾坤一水浮日月雙輪繞塵埃分局促正坐眼孔小景山千丈松慰我氷雪皎萬里

一春風東西逐驃褭故人子羅子仙鶴歸華表暮雨江
門舟含悽悶封草假令鮑叔在一士亦不少誰云越臺
近舉目河山杳冥冥白沙塢雲烟共昏曉

賦而比也朱鳥謂南方朱雀七宿以嶺南分野而言
驃褭馬名指梅侍御所乘之驄也子羅子謂一峯鶴
歸華表丁令威事言一峯仙去也封草謂一峯所上
扶綱常之疏鮑叔亦指一峯此詩和侍御言其飛蓋
凌滄溟而来其行臺之高可拂朱鳥蓋美之也又言
乾坤如浮水中日月如輪之轉繞於其間蓋以道體
之大視之如此世人子甘分局促由其眼孔小不能見
大故也今梅公如喬松氷雪慰我所思而春風逐馬
而来其威德兼至如此也遂因嘆羅一峯之逝而含
悽悶其諫草使一峯若在則所知雖一士不爲少也
又言梅公在越臺甚遥而白沙則與雲烟同其昏曉
也

題劉氏雙節卷

阿姑與阿婦守此芳歲闌三十寡且貧紡績供朝飧孤
兒泣長夜秉燭更抱看苦心兩咽絶芳顏亦凋殘持此
雙白璧輝映天地間聖皇重民極門閭合施丹煌煌東
白碑終古埋空山我母寡更早賦詩涕汎瀾弱草因風

靡頹波良獨難

賦而比也此詠劉氏雙節之詩言姑婦守此歲寒年三十而寡且貧紡績自養雖有孤兒長夜秉燭更代而抱苦心至於嗚咽絕聲凋落芳顏可哀之甚也然此二人之節如雙璧之堅白輝映於天地間卒受旌表之榮又有張學士之碑也遂自言我母林氏以二十四而守寡比於劉氏尤早今我賦詩因思母之寡惟有涕泣而已又嘆世人不能守節如弱草之靡於勁風頹波之逐於下流亦難乎獨立砥柱矣

送李劉二生還江右用陶韵

夜聞桂樹芳晨起山鳥喧客從遠方来歷我階西偏手持諸侯書徵會在匡山我願結其人遂往不復還滯形宇宙內俛仰獨何言

興而賦也言夜聞桂華之馨晨則見鳥之喧矣而劉李二生從江西而来歷我賓階之西焉所以来者蓋主教事我豈不願往但爲形跡所滯俛仰獨何言哉持江西藩臬諸公之書来徵我會於廬山白鹿洞以蓋先生實不欲往特婉言以辭之耳

其二

中年見二子楚楚西江英問訊徐蘇里千年有餘情開

樽對滇月高歌亦心傾胡爲別我去感此秋蛩鳴贈處各有言慨然盡平生

賦也楚楚秀出貌徐謂孺子蘇謂雲卿皆隱居南昌高士也此亦贈劉李二生之詩承上而言我今中年乃見劉李二子爲江西之秀出者問訊之又爲徐蘇之里人因仰企徐蘇之高風雖相去千年尚有餘情今見二生即如見徐蘇所以開樽對月飲酒高歌而爲之傾心也相與之深如此亦何爲別我而去益感此秋蛩之鳴慨時之晚而興思歸之念耳是以各有贈處之言以盡平生之懷也其愛二生之意至矣惜乎二生未聞感悟而心得之耳

漫題

日月逝不處奄忽幾華顛華顛亦奚爲所希在寡愆韋編絶周易錦囊韜虞弦饑餐玉臺霞渴飲滄溟淵所以慰我情無非畹與田提携衆雛上啼笑高堂前此事如不樂他尚何樂焉東園集茅本西嶺燒松烟疾書澄心胷散滿天地閒聊以悅俄頃焉知身後年

興而賦也畹田先生二孫名茅本爲筆松烟爲墨也此與下篇皆漫興之詩言時逝將老志在寡過然周易絶編舜絃已囊於是餐霞飲淵而遠超物外弄孫

娛親而近樂人倫疾書澄心而游藝適情安知老之將至乎

其二

仕者必期通隱者必期高麋鹿或可羣肉食安可饗聖人履中正白首濟川舟悠悠荷蕢者果識聖心勞浮雲馳白日黍稷生蓬蒿飯疏食飲水曲肱謝遊遨汶上去不顧陋巷貧絶交徒聞武城宰割雞以牛刀賦而比也國語云肉食者謀之浮雲馳白日比正人爲群邪所蔽黍稷美種爲蓬蒿所荒比君子爲小人所惑也此亦前篇之意言出處異道如此吾人或可隱爲鹿豕之遊而不可出爲肉食之饗也然吾見聖人履中正之道則又不以隱爲是寧白首爲濟川之舟其不忍忘天下之心如此彼荷蕢之徒譏孔子者果識聖人汲汲皇皇之心乎但浮雲白日蓬蒿黍稷既非有道之世所以寧曲肱飲水而不出遊且欲如汶上之不顧陋巷之絶交而武城之宰以牛刀割雞者徒然聞之而已則先生之不出蓋非果也無其時耳

拉馬玄真看山

官府治簿書倥傯多苦辛文士弄筆硯著述勞心神而

我獨無事隱几忘昏晨南山轉蒼翠可望亦可親歲暮
如勿往枉是最閑人近来飲酒者惟我與子真能移柳
間舫同泛江門津

賦而比也倥傯煩擾之貌隱几靜坐也江門地名先
生所居之左兩山夾江如門也此先生招馬玄真同
看山之詩言已既無簿書著述之累惟靜坐以忘朝
夕耳因想南山之景而欲與玄真同往又言惟我與
子飲酒愈見真性淵明所謂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
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者蓋任真即道也但不
知能移舟泛江門之津否耳

感劉琨與盧諶事

越石信英臣子諒亦文雅生遭晉運徵奔走風塵下晉
陽嘯明月胡雛夜回馬并州囷石勒從事為別駕成敗
非所論吾憐鑿坏者

賦也劉琨字越石盧諶字子諒皆晉之有才名者憐
猶愛也歷叙二子遭晉運之衰徵一生行為出處其
成敗歷歷如此吾不必論之吾獨愛鑿坏而遁者之
為見幾也先生出處之義於是乎見矣坏又作阫屋
後墻也淮南子齊俗訓魯君欲相頹闔使人以幣先
馬闔鑿阫而遁

和陶十二首

歸田園

我始慚名羈長揖歸故山故山樵采深焉知世上年是名鳥搶榆非曰龍潛淵東籬采霜菊西渚收蘇田遊目高原外披懷深樹間禽魚鳴我後鹿豕遊我前泠泠玉臺風漠漠聖池烟閒持一觴酒歡飲忘華顛逍遥復逍遥白雲如我閒乘化以歸盡斯道古来然

賦而比也搶榆見莊子玉臺寺名在新會圭峰山聖池在新會綠護屏之上此後十二篇皆和陶詩此則和歸田園篇言已逃名歸山采樵如鳥之搶榆而宿豈敢比龍之潛淵也於是采菊收蘇望高原而坐深林與禽鳥鹿豕風烟白雲為伍飲酒忘年以歸盡古道皆如斯予復何求哉

其二

高人謝名利良馬罷羈鞅歸耕吾豈羞貪得而妄想今年秋又熟讙呼負禾往商量大作社連村集少長但憂村酒少不充儂量廣醉即拍手歌東西卧林莽

比而賦也此亦和陶歸田園詩言古之高人辭名利如馬之脫羈鞅則歸耕吾之力耕不足羞矣而肯反為妄想貪得之心乎惟秋熟作社恐酒不足酒足而醉則

歌笑以卧草野之間耳

其三

近来織畚徒城市售者希朝從東皐耕夕望西巖歸貧婦業紡績燈下成歲衣但令家温飽不問我行違

興而賦也畚土籠之類皐謂田之高者淵明云登東皐以嘯傲行違謂樂行憂違也此亦和陶歸田園之詩託言古人有以織畚爲業者今之織畚者多不見售於城市我但朝耕夕歸以爲食貧婦燈下紡績以爲衣聊求温飽而已若夫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豈我之所問哉其隨時安命如此非有道者其孰能之

移居

萬金論買鄰千金論買宅豈不念子孫而以營朝夕長揖都會里来趨白沙侵壞地何必廣吾其寄一席鄰曲彌樂今園林尚懷昔吾志在擇善無然復離析

賦也都會里名先生降生之地乃舊居也白沙者先生新居一席言甚狹也此和陶移居之詩言古人有買鄰買宅者豈不念子孫爲朝夕之營哉所以舍都會而来趨白沙版築之役非爲廣其壤地但寄一席之間可矣雖今日着樂新鄰亦未嘗不懷舊土然吾之志在擇里處仁而已則此居不可再有離析也

其二

留連晡時酒吟咏古人詩夕陽傍秋菊采之復采之采之欲遺誰將以贈所思所思在何許千古不同時四海倘不逢吾寧獨去茲願言秉孤貞勿為時所欺

賦而比也古人所思皆指陶淵明此亦和陶移居之詩言我於日晡之時留連此酒者蓋欲酒酣而咏淵明之詩當夕陽照菊之時乃采之采之非但一采而已也欲以此菊寄淵明又已隔世而今無其人則吾豈可舍此菊哉惟願言秉此孤貞勿為時人所欺而已矣言君子當守道特立而不為時改節也此託言

飲酒而賦其詩賦罷而采其菊采菊以寄其人人遠不可致亦終守此不變其温柔敦厚之意至矣

九日閒居

無錢撫秋菊向夕凉風生誰為白衣者頗識江州名映盃碧水淨曜日丹葩明天際雁孤去草根虫一聲荏苒委時節徘徊閱年齡興来發長歎意盡還一傾儉德豈不慙厚禄安可榮白首希高賢清謡渺遺情人生亦易足何必勤無成

賦也淵明九日對菊無酒時見白衣人自花外来乃江州刺史王宏使人送酒也此和陶九日之詩言無

錢買酒獨撫菊風生誰爲白衣送酒之人乎碧水丹
葩形容對酒之色且感雁去虫鳴年與時變故發嘆
而爲之傾盃也夫淵明儉德遺榮如此故高謠而渺
然見其遺情則人生亦貴於自足爾何必勤苦而終
無成哉

和劉柴桑寄袁道見懷一峰之意

當年臺城會執手多踟躕四海一爲別寒暑逝不居遠
意屬羅浮舉頭望匡廬胡然金牛谷奄忽成邱墟蛻骨
歸復土靈襟存爲畬庶幾百代下攀駕以忘劬袁侯西
江英好德眼中無尺素每欲近十年不作疎磨劍愚不
快快則隨所須永願磨此心恢恢快劍如
賦而比也臺城會言與一峯會於南都也遠意屬羅
浮言一峯曾約羅浮之遊也舉首望匡廬言已引望
廬山也金牛谷乃一峯隱居之谷此和陶詩寄袁道
見懷一峯之意忘劬以上十二句言已與一峯別後
彼此相望而一峯今已物故然亦足爲世之瞻仰也
袁侯即袁道字德純爲侍御史自此至篇末又贊袁
君之賢好德不倦且勉其進德修業以達諸用也以
磨劍比磨心其期望於德業者切矣

和郭主簿寄莊定山

青松出喬林遥望十里陰少年不結友歲暮懷同襟同襟問爲誰定山携一琴悠然一鼓之不辨古與今在昔經江東多士子所欽論文一觴酒惟我與子斟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户何時還盍簪莊莊宇宙内與子契其深

興而比也此和陶以寄莊定山之詩定山莊先生號孔昜名景初爲翰林檢討抗疏落職爲行人言松出喬林則有十里之陰矣少不結友則歲暮豈不懷同襟乎我之友何人哉乃定山也携琴鼓之遂爲知音而忘古今之辨矣又思昔酌酒論文於江東惟我與子耳豈意聞韶於千載之下也但我今閉戸不出不知何時復會所以感慨宇宙之莊莊惟與子爲深契矣

贈羊長史寄遼東賀黄門欽

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寂垂山澤于于来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肩輿聊爲王孫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躕歸来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哉剪其蕪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娱常恐歲月晚況與音問踈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賦而比也如如光貌榛塞如荆榛之塞路言不明也
夫子指賀克恭伐木朋友相勉勵之詩此和陶以寄
遼東賀克恭者克恭名欽初爲黃門見先生則棄官
從學卓有古人之風此詩篇首四句言人若有古心
能明此道則何必仕上世及多讀古人之書哉寂寂
四句言人之出處各有定分杪秋至其蕪十句言乘
時遊山因念故人及歸空室無侶而莫與共明此道
也夫子至末又嘆不見克恭無以自娛恐時邁音踈
故申以伐木之詩諭當一日三讀庶得我之至意也

飲酒

木犀冷於菊更後十日開清風吹芳香芳香襲人懷千
回嚥入腹五內無一乖雖靡鸞鳳吟亦有鷓鴣棲昔者
東籬飲百榼醉如泥那知此日花復與此酒諧一曲盡
一杯酩酊花間迷赤脚步明月酒盡吾當回

賦而比也木犀花名一名桂一名金粟同類而異品
也此和陶飲酒之詩言木犀之比菊花尤爲冷淡且
後十日而開尤爲晚芳也且其香能入人之深使五
臟和平而無垂戾故我對此花飲酒可配東籬之醉
矣所以累觴至醉踏月而歸不盡則不歸也然則對
花飲酒莫非行藏安於所遇道理先生之志豈在

哉

庚子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遲明向南畝踈星在簷端夫出婦亦隨無非分所安道旁往来人下車時一觀問津津不知仰視飛鳥還邏苗遠畤夕濯足荒溝寒吾惜耦耕好焉知世路難伐鼓収西畬黃雲被江干聊用代糟糠作粥歡賓顏鄰叟携兒来戲嬉松下關齊聲鼓腹謳永謝攢眉歎

賦也此亦和陶之詩言欲明未明之時將往南畝踈星在簷夫婦倡隨安分躬耕若有往来之人下車問津而不答但見有鳥倦飛而還耳以諷溺而不知止者又言邏苗濯足但知耦耕之樂而不知問津者世路之難也於是収禾以代糟糠娛賓睦鄰童兒戲嬉鼓腹而歌謳不知有攢眉之事矣

懷古田舍

君子固有憂不在賤與貧農事久不歸道路竟徒勤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沮溺去千載相知恒若新出門轉窮厄得已聊一欣甘雨濡夕畛繁花羃春津獨往亦可樂耦耕多近鄰百年鼎鼎流永從耕桑民

賦也青陽謂春氣也恒若新猶言白頭如新也此亦和陶詩言君子不憂貧賤但憂農事之徒勤而不穫

今時又春生而求富貴者奔走道路不止可悲也然
此惟長沮桀溺知之今其人已去千載世人惟白頭
如新耳言相知之少也此時而出轉爲窮厄而不失
已者庶可一欣也且今正甘雨繁花之時獨往亦已
可樂況多有耦耕者爲近鄰乎又歎百年光陰如流
則我永從耕桑之民耳和陶十二章止此讀之可想
見先生之高風足以廉頑立懦爲百世師矣

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上　終

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下

夢作洗心詩

一洗天地長政教還先王再洗日月光長令照四方洗
之又日新百世終堂堂堂廣大之貌此先生夢作洗心
賦也洗謂洗心也堂堂廣大之貌此先生夢作洗心
之詩然洗心而以天地日月四方百世先王政教言
之者何也蓋人之此心此性與天地萬物渾然同體
者也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無非一體故
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

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詩言人能一洗其心則
天地長清寧矣政教還先王矣再洗之則日月合明
而照四方矣又洗之則此道流行百世不息矣所以
然者蓋由其體之一爾其旨微矣哉

止遷蕭節婦墓賦

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
兮手可斷而不可汚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
若蘇兒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比而賦也宗廟之瑚璉之貴美者比貞婦之德也

衣帶即猶近也袪袖口也捫猶摩也蘇生也此先生
所賦以止遷蕭節婦墓者節婦不受辱而死有墓在
新會城外歲久豪勢之家有欲遷而奪其地者故先
生賦此止之言此婦如美玉之貞潔禁賊毋得近其
帶捫其袖而執其手誓言手尚可斷而身終不可汚
蓋絶之之嚴也又奮罵其爲犬豕所以冒此白刃之
慘雖死而其面貌猶凜凜若生而不可犯也又言其
樂死忘生如此而嘆其壯烈雖丈夫不如也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

使君使民不厭真使君爲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辱爲

屈信死生爲戚欣而以嗜慾爲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
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賦也此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之詩言別駕當誠以
愛民忠以事君忘其榮辱生死絶其嗜欲則千秋萬
歲不朽必如此而後可謂之中流砥柱也葢因其名
責其實勉勵之意至矣

題心泉 爲黃叔仁作

夜半汲山井山泉日日新不將泉照面白日多飛塵飛
塵亦無害莫弄桔槔頻
賦而比也以泉比本心以塵比物欲以桔槔比智巧
日日新喻天理之生生不息也黃叔仁別號心泉先
生爲作此詩言夜半汲山井者夜半靜定之時而此
泉日新如人之夜氣生生不息也此時澄心反照則
天理自見矣若夫白日則馬動人行而飛塵亦起如
旦晝所爲牿亾之矣此時爲塵所蔽則本来面目豈
可見哉又言飛塵猶之可也若智巧以鑿其性如弄
桔槔者之有機事必有機心則壞之極矣孟子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亦此意○桔槔汲水機也莊子天
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贈潮州守周鵬

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梧桐枝長飲甘露漿

比也孤鳳以比周濂溪先生黃唐黃帝唐堯也楚謂湖廣九苞鳳也此詩爲潮州守周鵬作者鵬自言爲濂溪之後故云遺種以濂溪生於湖廣之道州獨得千載不傳之秘如楚之孤鳳也此鳳必有黃帝唐堯之時乃出今我久望而涕泪淋浪幸見濂溪之孫如鳳之遺種守潮三年如鳳雛之集於南海其所棲但梧桐之枝所飲但甘露之漿而已然此亦因慕濂溪之風故其辭多過稱鵬之爲人恐未足當此讀者宜知之

紫菊吟寄林時嘉

嚴霜百卉枯三徑挺秋菊綠葉明紫英微風遞寒馥芳情謝桃李雅望聯松竹懷哉種花人杳在江一曲遺我盎中金南牕伴幽獨時無續騷手憔悴誰當錄且脫頭上巾茅柴今可漉

賦而比也三徑見淵明詩綠葉紫英葢言紫菊也菊生於九月故云寒馥芳情言桃李之芬芳情態也謝猶絕也雅望言菊素有傲霜節操之名望與松竹等

也江謂龍江其俗能種菊高至一丈盎中金以盤栽菊其色似黃金也騷謂離騷屈原所作有云餐秋菊之落英因此秋菊而歎屈原已逝當時無繼離騷而作者則此菊憔悴無人稱賞今我但效淵明脫巾漉茅柴之酒以賞之而已此乃先生所作秋菊之詩以寄林子逢者子逢名時嘉乃先生門人緝熙之從子也隱居茶園故以菊喻正爲節操不受變於時俗者勉之也

感鳥

有鳥不知名皎然閨中清育雛止庭竹衆鳥不敢凌暴雨啣蟲歸喚雛雛不膺以翼覆雛宿夜久巢屢驚小小極殘忍不眠向東榮扳巢襲其母母去巢亦傾一雛隨地死二雛尚咿嚶平明視竹根羣蟻正經營子弱母護之無母何以生嗚嗚號者誰宛有雌雄情入簾逼我枕爲我再三鳴此鳥初來巢卑卑近前楹我無害鳥心人謂此鳥靈終焉失所托此禍將孰懲吾甚愧此鳥感之欲霑纓呼奴撻其背流血非所矜再拜謝此鳥此意何由平

比而賦也皎明白也閨中清比婦之貞潔者東榮屋之東翼也逼近也楹堂柱也此先生感鳥之詩因鳥

之被奴殘害有感於心言此鳥爲小奴襲取驚飛雛
遂委地而死如人賴母之育非母則何以爲生今其
鳥之鳴若告訴於我我感此鳥初忘機而来此甲棲
而不見疑我反不能制奴以安全之所以感泣撻奴
以謝此鳥而意猶不能平也其及物之仁溢於言表
矣

賓陽樓八景爲邱侍御作　今存其三

穀城呼月

微月瞰高櫻櫻中酒初瀉旁見穀城山孰是呼月者騰
騰露光景寂寂開迴野笑問圯上翁何如此山下

賦而比也穀城即穀亭圯上者張良遇黃石公授以
兵法之地此詩詠穀城呼月言微月初出瞰此高櫻
正值櫻中瀉酒見穀城之山因思誰是呼月之人乎
由初露光以至照臨四野如人本心之明擴而充之
至於光被四表此誠有得於此山之下者也彼圯上
老人所授受者縱橫之術耳其視此何如哉

牌山樵唱

日夕櫻上飲瞻望南山阿樵夫睨林木會意豈在多白
雲滿山逕負薪行復歌人生異出處貧賤奈爾何
興而比也睨熟視也此詩詠牌山樵唱言在櫻上飲

酒以望南山則見樵夫之熟視林木目擊意會其會
心豈在多乎所會維何彼樵夫於白雲之中負薪行
歌蓋以貧賤自處而樂之者也因歎人生出處分各
有異若能素位而行各得所樂如此樵夫則雖貧賤
將奈爾何哉

羅水漁歌

有月來照人沉竿坐羅水意與羅水深夜靜歌亦起江
湖雖云樂天地懼終吾豪哉賓陽子發蹟異羌呂
興而賦也言月來照人則沉竿於羅水之旁矣意遂
與此水同深故夜靜而放歌此固可樂然賢人以江
湖爲樂則爲處否之象乃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此
實太公釣渭之事而賓陽子則異於是矣

題萬碩司訓風木圖

把君風木圖識君風木心賢者不易貴遠者寧務今嗟
哉鼎與茵充足時所欽
賦也此詩詠萬碩司訓風木圖言因此圖以識其孝
思之心又知其心不以貴而易如所謂古人一日養
不以三公換者也然所見之遠者必求大孝寧務今
人之所尚哉因歎今人所尚惟在茵鼎取充足而已
矣豈古人之所謂大孝哉

築室

辛勤結吾廬經始算一一廣狹更度量卑高在平秩堂以備薦享閣以邀風日前樹貞節門後治渭川室四垣謝粉飾牡蠣高爲骨仰瞻勢微峻其間僅容膝既以儲簡編猶堪歛袍笏是年秋在仲筮日欣得吉良友交助予衆工告易畢把酒對梅花浩歌新突兀

賦也經始經營之始也平均秩序也薦者薦新享者祭享邀風日者閣高故風日易生也貞節門先生之母林氏貞節旌表門閭渭川者先生之祖也室謂堂之室也謝猶絕也牡蠣俗名蠔殼可砌爲墻骨者秋仲八月志其經始之月也筮日卜日也突兀高貌此先生築室之詩言此室止於可以容膝可以邀風日可以祭祀可以儲簡編歛袍笏而已無盡美之心其得居室之道者歟

讀林緝熙近詩時緝熙典文衡閩中欲便道還家數夕前嘗夢見之故有是作

言笑不可親中宵馳夢想君行幾千里道路輕閩廣忽見囊中詩區區謝官長深淵或遺珠努力試一往微官亦何事感激章欲上行止各有時姓名忌標榜此言誰爲傳聊以慰俯仰

賦也深淵遺珠以喻野有遺賢也此先生讀林緝熙
近所寄詩而作時緝熙典文衡於閩中欲便道還家
數夕前夢見之故言與緝熙間濶但有夢想而已每
念其典文閩中行役之遥忽見其詩乃欲辭官長之
徵何耶何不念士有遺珠之嘆而努力一行乎又言
緝熙乃教職胡爲位卑言高而數欲上章論事耶蓋
人之行止隨處而安不在於標榜慕外也我之此言
誰爲傳于緝熙以慰其俯仰之勞乎

將如外海看山先寄道傍諸友

吾衰何所如俯仰在一席舍傍有小水相望眇南北靜
久動乃宜住多行亦得朝往暮南還路傍事舊識故人
邀我飯半餉吾未惜東老對田公神僊無惡客

賦也回公即仙人呂洞賓別號也東老好客洞賓題
其館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
来緣好客黄金散盡爲收書此詩乃先生將如外海
看山先寄道傍諸友者言我既衰但俯仰一席雖舍
傍小水亦眇然如隔南北也然久靜長住之後亦宜
行動一弛一張理之自然且往還所經多舊識亦不
可不一事訪問則故人留飯亦何惜半餉之閒乎彼
有東老則有回公原無惡客況夫道義之交者哉

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

海布剪黃雲嶺綿裝白雪製爲道人衣方直無周折吾老不出門躬耕慕冀缺黃昏披此裘坐望梅村月美人遺我酒小酌三杯烈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

賦而比也冀缺晉之隱耕者梅村在白沙村先生所居傍此詩製布裘成偶題寄黎雪青者雪青事佛故詩中語借引佛書曉之言剪黃雲之海布裝白雪之嶺綿以爲道人之裘方直以象此心之方直也無周折以象此心之無邪也今我窮居躬耕晚歸披此裘以望月酌美人所遺之酒至於半酣得於心而發於詩歌聲光朗耀通徹以塞於天地而吾廓然大公此身如在太虛無物之中彼釋氏之樂所謂生滅者果如是乎然謂之如虛空則非真虛空蓋釋氏以寂滅無聞爲虛空吾儒則以隨事順應不滯於物爲虛空相似實不同也釋氏之樂在於滅是以滅而滅生若夫望月飲酒放歌樂由此生則先生之樂在於生是以生而滅滅樂滅者窈冥昏默與物扞格何有於生樂生者日用動靜與時偕行何有於滅生者人道也滅者鬼道也噫人鬼之判遠矣○傳燈録無住禪師

嘗務晏寂於時庭樹鵜鴂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問鵜鴂去無聲何言聞曰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来不生何曾有滅有聲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免聲塵之所縛按此則釋氏以動作聲聞爲生而惡之以無動作無聲聞爲滅而樂之烏知望月飲酒放歌與時偕行者生生不已之樂哉先生詩文用佛事佛語者多矣非借此以比況則即此以辨別其意深其辭婉苟不細求其故并通考其上下文之辭未易得其真解者矣如此篇樂矣生滅滅乃因雪青事佛

故致其辨別以深晓之奈何不得其解者遂斥爲媚禪乎先生嘗謂釋語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霄壤貴擇之精先生固擇之精矣讀者亦貴從而精擇之

夢中作

法好人莫傳衣好人莫穿西子蒙不潔掩鼻而過者疾趨而爭先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被服明鮮以祀上帝孰侍周旋與世駢肩

比也法猶教也即竟辟以來相傳之道此詩先生夢中作言法之好惜乎人無有傳之者如衣之好惜世人莫肯穿之者蓋嘆傳道之難也又引孟子之意以

言雖有惡人自新亦可勉而至然則非法之難傳也人自不肯傳耳其勵學者至矣

秋興

西風振庭木虛堂夜蕭蕭攬衣起步月歸雁雙飄飄天地豈予獨知音不可招寘心祈有合悵望空雲霄

興而比也此與後二篇皆秋興之詩言西風振木則虛堂蕭蕭矣攬衣而起則見雙雁之飄飄矣因此雁有雙而言天地間豈遂使我獨立而無知音曾不如雁之雙飛乎故我寘心獨立於此企有所感而與我契合者今未得焉徒然悵望雲霄而已耳益嘆知己之難也

其二

盛時不得意衰老徒傷悲志士曷為爾載籍多見之翹首崑崙白龍有遺池振衣一千仞高詠秋風詩

賦也盛時盛年之時也爾猶然也指傷悲而言載籍典籍所載也崑崙頂白龍池即綠護屏聖池振衣言振去塵埃如人之去物欲也此亦秋興之詩言年盛時不求自得本心之樂至老而徒傷悲無益也古之志士往往如此見於書籍者多矣然則仰望崑崙白龍而欲一振衣而高詠者又誰人也益自任及時勉

進之意

其三

海上有一士来往不知年或就胥靡飲或投上方眠遊處各有徒孰謂世情然飲酒不在醉弄琴本無絃借問子爲誰得非魯仲連

賦也胥靡刑徒賤役上方禪寺無絃陶淵明壁上常有無絃琴魯仲連高士郤帝秦之議曰若以秦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亦秋興之詩託言海上有高士或就胥靡而飲或投上方而眠彼胥靡上方蓋皆可與爲徒者豈如世情之淺淺者然乎飲酒在得酒中之味而不在醉弄琴貴得琴中之趣而不在絃此爲何人蓋魯仲連之流也其自寓之意深矣

謝琴月惠荔枝

長夏風雨過西良荔枝熟晚有好事人提筐歸我屋老母不肯嘗馨香聞隔宿上以薦祖考支分及童僕第令筐中有不畏稚兒哭爾惠良足嘉吾親素多淑在德不在物豈爲窮口腹東坡三百顆日啖不知足長爲嶺南人千載披心曲

賦也西良村名荔枝嶺南佳果之名色香味三者絶倫筐竹器盛荔枝者不肯嘗未薦祖考也其果哉

宿允香不畏稚兒哭筐中所有足應其求也吾親亦謂老母也淑善也言素善其味也此謝琴月遺荔枝之詩言荔果之惠上及祖考慈親下及稚兒童僕所惠廣矣然感之之意又在德而不在物也豈窮口腹之欲遂以爲感激哉又引東坡日啖三百乃所謂口腹之欲者也

贈世卿

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落枝上英未傷殘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賦而比也落落寂寞蕭索之意即楚辭殘秋菊之落英王荊公謂菊花之落非也菊花至枯不落楚人指李世卿此丁皆贈世卿還嘉魚之詩凡十二篇今存其六以采菊喻求道言采菊於嚴霜之時桃李皆謝又殘之者少古今惟屈原淵明耳惟有此落落之英又殘之者少古今惟屈原淵明耳今我采菊將何爲哉蓋以贈世卿使歸汨羅投於江魚之腹以弔屈子蓋憾知道者少故企其曠世相感如是矣

其二

青青牆下竹冬後色如是燦燦月中花歲寒香不匱新知語未足遠別情難置獨上江門舟北風日凌厲

比而賦也月中花謂桂也匱乏猶盡也此亦贈世卿之詩承上篇而言又以竹桂之能持晚節者以勵世卿使不渝所守也然與世卿新知尚未能盡所欲言如外傳云所未言者此心通塞之機生生化化之妙者蓋世卿尚未能問是以未及語之今將遠別故此情難置也況世卿登舟別江門而去北風日見凌厲乎此又比世習日相侵奪不可不謹素節也

其三

進亦人所憂退亦人所憂得亦人所憂失亦人所憂非憂道所憂其可留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古來

謂道人能辨憂所由去去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敬此之謂修急此之謂流

賦也九霄至高也喻爵位之崇高深溝言險也喻利欲之陷溺此亦贈世卿詩言得失進退皆人所憂然皆爲貧而非爲道也憂道者天理憂貧者人欲不可不審其去取古來向道之人所以必審辨乎此也今世卿之去有凌雲之志而深溝或在乎其間不可不戒也

其四

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

化圃其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

賦也元神之宅謂心也心爲神明之舍灝與浩同資猶用也能存其心志則浩然之氣由此而出故謂之門孟子所謂志至焉氣次焉即此意也然則神氣一字乃人之全體大用所資以爲人者豈可謂老子之言而不求之哉但老子圃于迹所主在氣若聖賢之所謂神氣其根則主於理須究其本然之體言之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學之至要在此而已他皆非所急務也

其五

可以參兩間可以垂萬世聖人與人同聖人與人異兢兢於舜雩氣象一而已夫苟不存翩翩竟奚取老夫嘗自力茲以告吾子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一落永不收年光建瓴水

賦也大者謂大頭腦處與人同即明道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也此亦贈世卿之詩指出道體之大以勉世卿謂聖人之道可以參天地垂萬世者以其與物同體所以異於衆人也兢舜舜雩事功不同而氣象則一以其見此大也此大不存則其小者奚足取哉又言此大者乃我之所自力者故爲世卿告不可徒

以文字人爲揆之若能知止息則生生之機在我矣

又言時光之去如建瓴水之不可再收所當及時進修也

其六

上上崑崙峯諸山高幾重望望滄溟波百川大幾何卑高入揣料小大窮多少不如兩置之直於了處了

比也崑崙峯極高者滄溟波極廣者然以其有形則有限故雖登此而望所見有窮盡若夫揣度料量其高卑則又出於想象意見而已以喻人之求道於見聞之間測度之際者皆爲有限也程明道所謂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又云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亦此意也若置之而求於了處則即其所不覩不聞者而戒慎恐懼以存之然後爲學聖之全功也嗚呼此先生之告世卿者至矣

容珪輓

師友道久衰窮鄉無可者是非真妄間彼此不相假適一以偏較然見趨舍滔滔復滔滔風俗日益下珪也何所之終身在陶冶

賦也滔滔流水不止之貌容珪先生弟子之猶往也

陶所以成瓦器治所以鑄鐵器比育成人材者此與
後篇皆弔弟子容珪詩言師友道衰故鄉黨之士是
非真妄趨舍不同而風俗日流于下犂珪則一無所
往而終身在我陶冶之中也

其二

四雛一母乳衍衍東山岑二雛羽翼長一去無遺音母
哀二雛小中夜哀莫任感此骨肉別悄然傷我心蕭蕭
暮色起脉脉春江深百年會有盡淚下雍門琴

比也容珪同母有四兄弟故云四雛一母乳衍衍隨
飛和鳴之貌二雛去而無遺音以比珪與兄先逝也
此先生悼容珪與兄先兆今所存者二小雛與老母
故不勝其哀痛之情也先生又言我感此子母骨肉
之別悄然傷心況蕭蕭暮色脉脉春江所以增其悲
哀者深矣又舉雍門周鼓琴而歌千秋萬歲之感不
能不爲之淚下也雍門周鼓琴能令孟嘗君涕泣增
哀

有懷世卿

僊鸛去不歸黃鸝向人語空館忽相思雲山杳何許出
門望東海默默空延佇月出潮復來鳴桃下滄渚
興也此與後篇皆懷李世卿之詩託言僊鸛已去惟

有黃鸝向我語耳興空館相思而不知雲山之相隔也故望東海而默默延頸佇立所以思之者至矣然思之不已將奈何哉則又乘潮月而鳴橈於江渚之間以遣興耳

其二

時雨日夕來郊原藹新綠白雲被重崖下映寒塘曲情結竹上言魂銷井邊躅三年隔瀟湘書至不可讀

興也竹上言者世卿曾題詩於此竹也情結謂思之至而情欝結也井邊躅謂世卿曾行坐於井傍尚有遺跡也魂銷言思之切而神魂爲之傷損也不可讀謂懷之益切至也此篇因時雨之藹新綠白雲之被寒塘興起有懷世卿感物思人三年之別書至有不可讀者矣

其三

伏枕廬山下春懷慘不舒哀弦久去耳風韻今何如灼灼花自媚嚶嚶鳥相娛高臺夕流盻古道行人踈

賦而比也廬山即小廬山先生所居之後哀弦謂弦聲之激切比世卿之清論也此亦懷世卿之詩言我伏枕於廬山之下春日之懷宜舒暢而反慘者蓋因念世卿談論去耳之久不知風韻何如今此灼灼之

花嚶嚶之鳥不過自爲媚娛而已夕登高臺流盼以
觀此古道之上行之者甚少也古道以喻聖人之道
行人踈以諷世卿也

其四

煩冤謝人境抱膝山臺居奈此枝上鳥交交春雨餘以
年耳目冗衰老不能虛安得魯連子從之泛江湖
賦也亦懷世卿之詩言我謝絶人境之煩冤而抱膝
以居山臺之上又奈此鳥聲交交於春雨之後況我
於少年時耳目冗塞滯於見聞至今衰老猶不能使
之復虛何堪又有此鳥聲相聒乎所以欲思得魯連

子之徒而與之同泛於江湖盡欲脫去塵冤以歸寧
靜之境也然不過託此高遠以勵世卿耳不役耳目
聖人固自有道奚必絶人逃世而後能哉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

觀自作茅筆書

神往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
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鋒萬莖禿
賦也神謂心之神即志也志者氣之帥故神往則氣
隨而往神氣相得氤氳太和如初沐之時此先生作
草書以寓學也如明道作字時甚敬即此是學之意

於是又言文字皆道之所寓若聖賢一切絶去文字則何由見此道理故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聖人之道或幾乎息矣又言氤氳若初沐者乃古人調性之學所以有熙熙而光明穆穆而和敬者然此我之所耻獨能者故茅鋒萬莖皆禿也能書非先生之所獨而書中之學氤氳熙穆者則先生之所獨人莫能之所以耻也

益母草

有草人不識棄之等蒿萊時来見任使到口生風雷溲也佐未足益以蜜與醅生者得其養死者無遺胎岐黄開本草天札人所哀一物具一用神功不可猜佳名厚所慕廣濟真天才

賦而比也草謂益母草其形如艾蒿萊惡草也生風雷言其氣能鼓動變化也溲童小便蜜謂蜂蜜醅謂美酒生謂胎之生者死謂胎之死在腹中者岐黄謂岐伯黄帝造本草以辨百藥之性味天札謂短折也佳名益母草之名也廣濟如上文等事也天才言其才不凡也此詩詠益母草以喻君子盛德而有濟人利物之用如此

送劉方伯東山先生

未別情何如已別情尤邈豈無尺素書遠寄天一角江門卧烟艇酒醒蓑衣薄明月照古松清風灑孤鶴

賦而比也未別已別謂已與劉東山先生也邈遠也尺素書言書之度一尺也天一角謂嶺南之地亦言遠也蓑衣謂藤蓑先生所製以自披者孤鶴以自比言無徒侶也此送東山方伯之詩言今未別之情繾綣如此則已別而遼邈又何如也公豈無尺書見寄天涯耶而我但卧江門之艇酒醒惟覺蓋身之蓑寒薄當此之時惟有明月照松清風來灑此孤鶴耳此詩江門卧烟艇及臨終詩弄艇江門月等句皆作詩假託之常猶采卷耳陟高岡之意耳不知者認真遂謂先生之學弄艇投竿而後有得古人所謂不可向癡人前說夢也

遊圭峯同世卿作

窮居無歲年老夢得迂朽永託山水間東西事遊走幽幽鐵橋花悵望未得手杖屨聊此躋微霜正踈柳歛襟欲無言會意豈在酒滄海當我前崑崙卓我後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畝

賦而比也幽幽深遠之意鐵橋在羅浮兩山相接之脊如橋有石立如橋柱鐵橋花喻道也未得手言已

望道未得謙辭也杖屨竹杖草屨蹻猶登也欲無言
謂不在言也會意豈在酒喻要在默識不待外求也
下二句即會意之事蓋山峙水流無非至道但談孔
氏規言學者專欲速仕但喜談聖人汲汲皇皇不忘
天下之事而不知徵生畝之誚栖栖為佞者亦未可
失也蓋聖人仕止久速有義存焉無可無不可雖不
必於不去而亦不必於去後之不知止者則偏於不
去而徵生畝則偏於去皆非聖道時中之全體也若
夫會意而灼見道體者自有以知此矣
示李孔脩近詩

昔別秋未深今來歲方晏吾衰忽筆硯月記詩半板或
疑子美聖未若陶潛淡習氣移性情正坐聞道晚為我
試讀之如君當具眼
賦也此示李孔脩以近作之詩聖言杜子美詩之神
妙也淡言陶淵明詩有冲淡之意自然天成又非子
美用工鍛鍊者所能及也然詩發乎性情止乎禮義
今我之性情不能不為習氣所移正坐於聞道之晚
也聞道則性情得其正而不為習氣所移矣淵明自
叙云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淵明之淡蓋有其本也又
許子長具眼試為我讀此近詩以為何如也

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

相別何悠悠梅花十寒整音塵中斷絕宵若墮深井忽
枉尺素書開讀喜不定庾嶺秋正高揚旌下松逕君才
足理郡韶民日延頸古来水火喻子産功在鄭歲計諒
有餘願聞下車令賦也此蔣韶州書至代簡答之也悠悠久遠也梅花
生於歲寒之後故以一開爲一寒猶一歲也梅花十
寒則經十歲矣墮深井言消息不聞如居井底然下
松逕言蔣君度嶺而蒞韶也延頸引領而望也水火
喻子産鄭大夫聽國政鑄刑書以爲水柔故人多溺
火烈故人少犯之者言此蓋欲其政令主於嚴乃所
以愛全乎民也又言吾知蔣君治韶歲計則有餘矣
但願聞下車之政令在寬在嚴耳蓋先王之教不能
不賴刑以弼之聖人之仁不能不正之以義天地之
春夏不能不肅之以秋冬也蔣之政偏於寬故以此
箴之

八月二十四日颶風作多溺死者

坐忩一室内天地極勞攘顛浪雷殷江流雲墨堆嶂高
田水滅頂別浦風翻舫大塊本無心縱横小兒狀江門

賦而比也殷江詩云殷其雷墨堆嶂言雨雲之黑如以墨堆山嶂也滅頂易云過涉滅頂此言水漫田上也大塊謂天地饒舌謂多舌也此詩先生感二十四日颶作言我坐一室內靜觀天地間大風鼓動極其勞攘也下四句即申言天地勞攘之狀然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其勞攘縱橫如小兒之狀豈有意為之者哉所以我之詩饒舌以言天機之上耳蓋無心即天機也

讀張廷實近稿

世惟識寶人惜寶如惜子寶為物所掩念之容色悴一朝此寶来輒復喜不已喜戚由寶故以識為心累比而賦也此先生讀張主事廷實近稿而作廷實名詡先生弟子有美質胸襟最高然其所存所作或有離而去之者先生因其近作之佳者而言人之識寶者愛惜之如子矣識之深故愛之深也寶為物掩則憂戚達於容色及寶復来則喜動於中一喜一戚皆由寶之得失蓋由其識寶反以識累心也先生之喜戚豈直為詩而已哉

贈鍼灸楊飛

昔吾見而翁賣藥金陵市手持一寸鍼鍼落病者起我

主大行人翩翩酒相值京中多異客飛蓋若流水一峯挾一囊有藥能醫世時當引疾去東西各飄逝歲月忽復多囊括鍼亦廢君来還見予俯仰相悲喜何期二紀下重覩無雙技瞻彼老定山風波五千里金陵多舊遊存歿寧復記人生若浮烟爲君語如是

賦也此贈鍼灸楊飛之詩而翁謂飛父也金陵即南京我主謂所主之家也大行人謂莊孔昜先生初爲檢討抗疏落職爲行人司家居母病迎楊醫於常山療之首四句言飛父子世醫之精遂言於定山處會晤共飲又言會客之衆如一峯羅脩撰者有醫世之具不用而退廢今君復来見我俯仰悲喜因思定山相別之遠而一時金陵之舊遊不可記憶者多不但一定山而已又歎人生如浮烟之聚散不常所以感而作此詩也

正月二日雨雹是日雨水節

雨水不雨水雨雹胡乃然小者如蓮實大者如彈丸仍聞隔江言有雹大如拳吾君古帝堯神功格皇天雹往而霰来無乃爲豐年

賦也此詩感正月二日雨雹而作是日爲雨水節故言雨水節宜雨水而反雨雹者何哉以聖

君功德格天故雹往雹来為豐年之兆耳霰謂雪之小者今詳雹陰陽不和之所生災異也霰者和氣之所感然雨於正月則亦為非時先生此言益為時諱耳亦憂後稍紓之意後二日雨霰故言往来然則此詩蓋作於後二日歟

五日雨霰

北風捲長雲晨光坐来滅映空絮忽飛誰謂越無雪賦也晨光坐滅言陰之速也絮謂雪之飛如柳絮也越無雪古有此語先生因正月五日雨霰而作此下二篇言北風捲雲而日光坐滅矣忽見白映虚空一如絮之飛則古人謂越無雪者徒虚語耳益喜之之詞也

其二

元氣塞天地萬古常周流閩浙今洛陽吾邦亦魯鄒星臨雪乃應此語非謬悠賦也元氣者天地之正氣也此承上篇感雪而作言天地中正之氣充塞兩間萬古周流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同此充塞流行也今之閩浙既為洛陽矣則吾嶺南豈非今日之鄒魯乎所以知其然者既有星臨之象今又有雪應之兆故也星臨謂中日

所臨之地先生嘗謂有一星者云今中星已臨嶺南當有聖賢生故此詩云然然未審其然否但因雪應而及之耳

讀張地曹偶拈之作

拈一不拈二乾坤一爲主一番拈動来日出扶桑樹寂然都不拈江河自流注濂洛千載傳圖書乃宗祖昭昭聖學篇授我自然廢賦也此先生讀張地曹廷實偶拈之作拈謂拈詩句也言爾之拈句當拈其一不可拈其二一者純二者雜乾坤謂天地一爲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濂洛謂周程圖書謂河圖洛書也聖學通書篇名言此心若感通拈動則天地之道大明如日出扶桑矣若此心寂然不動而無所拈則天地之道無爲而江河流注矣所謂拈一不拈二而斯道大明者上有河圖洛書爲之祖宗而下有聖學篇獨得其正宗所謂一爲要者乃示我以自然之矩廢也豈可以拈二哉他本又云願還拈外心再讀中庸序則先生扶正闢邪而警之者深矣

贈黎秀才

月行在青天月影沉碧水誰爲弄影人吾與黎生耳黎

生青雲彥偶值薇垣使明日還端陽贈君惟有此

興而賦也薇垣謂使司端陽古端州今之肇慶府也弄影即弄月也道形於天地之間爲四時爲百物爲逝水爲鳶魚爲風月皆與道爲體者若能仰觀俯察則見其充塞流行與我同體而自强不息矣此送黎生之詩黎生肇慶人奉使司之使来白沙將別之夕先生與之夜坐因月影在潭興起言與黎生坐此弄月其所得多矣因言黎生志於青雲者而偶值使司之使以来共弄此月然明旦黎生遂還端陽矣我所以贈之者惟有此月耳豈復更有他哉使黎生有悟此言則必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矣惜乎終未聞其有得也

寄李子長

僊城李子長髮短不及寸家有覓栗兒時無郭元振經年斷往還使我勤問訊寧知造化心天地無情盡

賦也僊城即廣州城舊傳有五仙騎五羊手各執一穗後忽化爲五石名穗石洞天城因以僊名髮不及寸謂子長病後髮禿也覓栗兒謂家貧而兒稚又如淵明之兒但覓棗與栗者也郭元振能輕財賙貧者盡猶極也此與後二詩皆寄子長者言子長貧病但

時無如郭元振者以濟之耳今久不往還使我徒勞
問訊又不知天地造化之心如何至此無情之極而
使斯人之窮困也蓋亦無所歸咎之辭

其二

祝融我當往往處還自然未往亦由我安知不是仙是
身元有患天道豈無緣難逢俗人說可爲知者傳
賦也祝融南嶽峰名僊者託之以言其心無所累耳
非長年飛昇之謂也是身元有患謂身牽於病也此
亦寄子長之詩言南嶽我所當往然欲往未往亦由
我耳自然則情不累於去住襟懷洒落是亦僊已矣
必長年飛昇而後爲僊哉今我之不往者由病耳吾
既有身則不能無患天道豈無緣哉故又言其樂天
知命順乎自然者非俗人所能知也

卧遊羅浮四首

登飛雲

馬上問羅浮羅浮本無路虛空一拍手身在飛雲處白
日何冥冥乾坤忽風雨蓑笠將安之徘徊四山暮
此也羅浮在博羅增城二縣之間飛雲其山頂也誌
以爲羅山浮山乃蓬萊之一股自海上浮來相附然
其語不經此與後三篇皆卧遊羅浮之詩此則登飛

雲者以羅浮喻道無路猶頹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瞻望羅浮之山無路可入但虛空拍手之時忽不知其身已在飛雲之處矣然豈有無路而拍手可至之理但設言其道不可强入而可以神會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又言方白日當晝之時而忽晦冥風雨蓑笠無歸又四山將暮則惟徘徊佇立而已以喻天理方流行忽為人欲間斷此正通塞之幾得失之際徒悵然於遲暮也

度鐵橋

一度一萬劫飛空本無鐵何名為飛空道是安排絕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手持青琅玕坐弄碧海月

比也劫謂世間之患害也鐵謂鐵橋萬籟萬物之聲莊子天籟地籟人籟青琅玕謂青竹杖也此亦卧遊羅浮度鐵橋之詩言一度則超出萬劫然此慶乃飛空而來不由鐵橋而往故云無鐵也又言所謂飛空者非有他也乃絕其安排耳人稍有安排則私意百起若絕其安排之心則出於自然而與道一矣夜久天宇高霜清萬籟徹又形容其無安排則見天宇之高萬籟之徹如渾然一私不存萬理明淨之候矣於此之時但手持琅玕之杖坐弄明月而已

下黃龍

天風吹我笠吹下黃龍頂兩手捉笠行不知白日瞋亦松見我笑却立千丈影童子問赤松雲深各不領

賦而比也黃龍羅浮之洞名頂謂其山巔也赤松子僊人以喻聖人也千丈影言其高也各不領言其不相契悟也此亦卧遊羅浮下黃龍詩託言我登黃龍洞之時爲天風吹落其笠然猶不自已以兩手捉笠而行雖至日暮而不知猶已勉勉於聖人之道雖至艱難險阻猶自强不息也誠心所感則見赤松子遇我而笑蓋有接引之意而我見其影之高如此猶親見聖人之形容若心得之者宜乎童子之不相契領也

望羅浮

山大必有靈土高豈無異翠浮幾千丈日月東南翳我尋五嶽來未問僊家事絶頂望九州衡山正西峙

賦而比也翠浮言其高如浮翠然日月東南翳言翳東南之日月皆以言羅浮之高大也五岳中岳嵩山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此望羅浮之詩即卧遊羅浮也言山之高大必有靈異今羅浮之高大如此豈無靈異乎如聖人所積之高厚必能

出類拔萃也今我之来非爲訪尋王葛諸仙而来也
蓋爲尋五岳耳未到五岳先登此山以望九州之廣
則見南岳衡山正峙其西蓋以寓其望道希聖之意
豈特遊觀而已哉孟子登東山一章亦此意也

贈周文都

十年兩別君一回老問藥朱陵遊吾茲恨不早乎
生憂樂心相對各傾倒遠別望眼昏浮雲不堪掃
賦而比也此先生贈周文都之詩文都名京亦先生
弟子新會舉人朱陵洞天在衡山問藥採藥也以喻
求道之意恨不早言老病交至恐無稅駕之地所以
自最以勵文都也故言已與文都同甘苦相對無不
傾倒盡情者今將遠別吾望以送之眼昏不能遠見
況有浮雲障眼掃之不能去乎浮雲亦以喻富貴之
迷人此必送文都入試之詩故其言如此可謂忠告
之至矣

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

既上桐江臺復弄桐江釣不食桐江魚不怕嚴光笑衣
巾人笑儂羊裘終未了堂堂范公碑今古稱獨妙
賦也桐江臺即嚴瀨釣臺也在桐廬縣儂猶我也弄
釣食魚嚴光笑者謂後来學者又學子陵之釣而得

名利則爲子陵所笑矣衣巾人笑儂者言已所著衣巾人或笑我不效子陵之羊裘也羊裘未了謂後人效子陵著羊裘即有好名之心故未了也堂堂光大之貌范公碑即范仲淹所作子陵祠堂記也此先生寄題嚴州嚴先生祠壁葢言人須有子陵之心而不可徒影響其形迹也

寒菊

菊花正開時嚴霜滿中野從来少人知誰是陶潛者碧玉歲將窮端居酒堪把南山對面時不取亦不舍

賦而比也碧玉先生所居樓名端居謂恭已靜坐也南山對面即淵明所謂悠然見南山不取不舍即勿忘勿助之意必如是則本體自然而後南山可見也南山對面喻見道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此詩雖詠寒菊而其指遠矣天下後世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不取不舍之間求之也

偶書所見

崖傾百丈泉直下注東川翳流起大舂覆茅於其顛一爲利所驅取便世爭先漢陰喻桔槔所見無不然嗟哉抱甕心古道何由全

賦也此葢先生見水碓而作舂謂碓也翳流起大舂

謂築垻以蓄水開一門置碓於其間欲其水急激碓可以舂米不費人力覆茅其顛謂結茅屋以覆舂防風雨也先生因見此而歎世人之驅逐於勢利而取便爭先與漢陰所喻桔槔之機事機心亦如此因歎羨古人抱甕之心今時無復全其道也欲人去機變之巧存本心之直其意深矣

謝鄧督府惠交藤酒

使来遺一樽百金不願易遇藥如遇僊奇方聞在昔卓然李文公作傳甚詳悉感公嘉惠心何以酬公德但恐命不齊服藥也無益

賦也李文公唐人名翺作何首烏傳何首烏一名夜交藤江南多有之嘗有一老人七十無子夜歸醉卧山間見其兩藤夜合晝開心異之遂持歸以問人人紿之云食此可生子老人信其言服之遂果生子先生晚病風痰鄧督府送交藤酒至作詩謝之言見惠此酒其貴重過於百金喜同遇僊因述曾聞奇方又觀李文公所作之傳而知其妙矣今公嘉惠之心如此將何以爲酬哉但恐脩短有命命若不齊則雖有此妙劑亦無益於事耳觀此則先生感人之惠安天之命而無貪生苟得之心可知矣

曉枕

天地無窮年無窮吾亦在獨立無朋儔誰爲自然配春陵造物徒斯人可神會有如壽厓者乃我之儕輩永結無情遊相期八紘外

賦也此先生曉枕之詩吾字指道吾亦在言此道與天地相爲無窮也此道本自然必其人學歸自然者乃能與爲儔而與相配當今之世誰乎故云獨立無儔無配也舂陵謂周濂溪造物徒與造物爲徒也壽厓高僧嘗與濂溪遊爲方外交八紘謂八方之外神會謂默契既言此道無對惟有濂溪可以默契道體而壽厓者庶可作儕伴爲無情之遊於八方之外耳無情謂喜怒哀樂皆寂也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可以入道而謂無情爲道則非也故壽厓之無情但可與之同遊於方外耳非有取於壽厓也後儒因濂溪與壽厓遊遂疑濂溪不亦悞乎

題端陽李刺史甘霖重應卷

嶺南名刺史端陽有成績端陽問爲誰長沙垂令德曰惟長沙公善非一代積去年苗欲槁公寢不安席手拈一炷香須臾見昭假今年事復然斯民忻目擊甘霖雨下土郊野望四塞滂沱及鄰壤秋田足民食公惠寧有

心斯民感公德口頌遂成碑舉手還加額安得長沙公
爲我大邦伯坐令十郡內廣布陽春澤閭閻興孝悌四
野無盜賊共育太和春細緼謝反側
賦也刺史唐官名即今之知府端陽解見前長沙府
名李太守之鄉也非一代積言其世世積德也手拈
一炷香謂憂旱祈雨也假讀爲格昭格言能感格上
天也十日雨爲霖望四塞言四野各塞農夫之望也
舉手加額以頌之成碑謂口如碑也陽春澤言仁澤
之廣布如陽春之澤物也興孝悌謂衣食足則禮義
興也四野無盜賊謂禮義興則盜賊息也盜賊息則

無反側之患而細緼太和矣此詩爲肇慶李太守甘
霖重應而作言其祈雨有應以惠於民使爲方伯則
所及愈廣豈但如此而已哉

偶得寄東所

知暮則知朝西風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
物萬象閒不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
賦也瞬謂一轉盼息謂鼻息一出入言至速也有物
謂道也萬象謂萬物萬事之形與道爲體者而道則
無形也有形者器無形者道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萬象閒謂不離於形器而不

滯於形器不離於形器故即物而在不滯於形器故不隨萬象凋物有盡而道無盡所謂死而不亡也然此道初不離物故舉目若或見之何必如莊子所謂窮扶搖而求之於高遠哉此與後篇皆寄東所之詩東所好求之高遠故告之以此然云若見之則實非有形可見亦如有所立卓爾之意耳

其二

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四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来去明日立秋来人方思處暑比也此亦寄東所之詩以登高比好高者以平步比實踐者平步人不疑任四顧者其定力有以審諸已也然則好高而不務實踐者為人所疑而處已亦不詳審矣於是又申平步之實見在心者人之本心古今聖愚所同有而何必擬古聖人之心哉此二句指出心之本體也又言民吾同胞雖在異體其實骨肉之親而天地間凡萬物有生者皆我之與即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此二句指出道之本體也然以此心會此道一而

已矣失此心則道若在萬里之遠得此心則道在咫尺之近夫咫尺猶在外而道與心則合而為一茲云咫尺許者但言其至近耳讀者不可以辭害意也又言得失非在久止在斯須頃刻之間而出入往来之機誰能辨之蓋幾者動之微辨之不可不早如明日始立秋今日即有思慮處暑之心時未至而迎之將迎之心萌則憧憧往来朋從爾思此吾心得失存亡来去之幾也知其幾而止之則此心常存可以體道矣

春来苦不早春去常願遲嗟哉造化機萬物安得知歲和羅服周對菊見寄

晏菊始吐鮮鮮在東籬不汚桃李塵永續徵君詩賦而比也晏晚也鮮鮮菊之佳色東籬陶靖節詩云采菊東籬下是也桃李芳艷而以為塵者以比小人邪媚之態而俗人好之故以為汚也徵君陶靖節也此和羅服周對菊之詩言人之常情多愛春芳而造化之機則有非萬物所能測如桃李生於春乃反汚於塵俗而鮮鮮之菊則生於秋而不汚也故作此以續徵君詩耳

龜山夜月

萬古此龜山萬古此明月開簾望龜山儻宗固無別但

恐山多雲風吹亂人墟

比也龜山在福建各方亦多有此名此乃程門弟子楊時中立先生之號也此詩本題龜山夜月言龜山明月萬古常在人望龜山固如岱宗之高以比楊中立爲程門之高弟其人品固出尋常但恐山中雲霧太多風吹雲散蔽人之目墟耳先生自註云楊龜山先生脩正程氏遺書中爾堯舜事業一段可疑借此以正其謬耳今考遺書云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也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蓋言道體無窮至爲精切而龜山改云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也只是一點浮雲過目則其病明道之意爲可惜也先生正之大有功於程門大有功於来學矣

扶南訪黃巖尹鄺載道適来顧白沙兩不值

行舟石門浪不識扶溪口時時問来往日入喪水手昨暮黃巖馬来嘶白沙柳惜哉兩不遇獨坐空搔首

賦而比也石門在廣城之西北三十里扶溪村名鄺載道嘗爲其縣令搔首所以思之也此後三篇皆往扶溪南訪載道而載道適来白沙不遇而作以不識扶溪喻爲學不知路以問往来喻當求益於師友以喪水

手喻失其師傳以不遇諷人不相契悟也

其二

我有一斗酒願與子秉燭子来復空去值我不在屋穉子呼不至踉蹌走入竹明旦歸我艇先後迓以告賦而比也秉燭言欲賞之急也不在屋言已亦往扶溪也呼謂載道呼之也踉蹌急遽之貌迓告謂童子迎告於我也此亦承上篇而言我有斗酒待子来秉燭同賞及子来又值我亦往扶溪不得共飲此酒而空去又言子因我不在呼穉子共語又復懼而逃去我既不在穉子又不知迎客奈之何哉明日我回而童子方以此事前後一一告我也此亦以酒比道義

其三

閒居不擬出偶出負佳客問客来何許来自黃巖謫長安接笑語中道有睽隔悠悠百年内與子異顯默賦也此亦承上篇而言已不得迎載道因言載道之出處曰謫曰顯默必載道為御史言事謫官也因言已與載道會晤於京師睽違久矣末又嘆彼此一顯一默各異其道蓋當職與不當職耳

清風巖湖西九巖之一

聲從實中来可以塞天地借問采薇人便知風動處

賦而比也此爲羅一峯清風巖而作實猶竅也風者天地之噫氣其噫必有竅若在人則猶此心也風出於竅而鼓於天地之間如理出於心而充塞於宇宙之內采薇人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入首陽山采薇而食歌曰陟彼西山采其薇矣伯夷聖之清者以比一峯也風動處蓋此心乃清風之大實也

觀羣兒釣

羣兒齊弄釣其一偏多遇餘三未得手投竿来上樹賦而比也竿謂釣竿也遇謂得魚也此與後篇先生觀羣兒釣有感而作言羣兒齊弄釣竿其中有一兒多得魚其三人全無所得但投竿上樹而坐然則上樹者與得魚者其實孰爲得耶以得魚比富貴者

其二

仰面看垂釣失脚墮危石若是謫僊人水中眠亦得賦而比也謫僊人謂李白也舊傳李白乘舟采石醉中騎鯨捉月此亦承上篇而言彼羣兒之中有仰面以看垂釣心在貪得故不知失脚以墮危石非特危石而已又前有深淵自非李白安能眠於水中也以比慕富貴而欲妄求之以至危亡者所警深矣

對竹

牕外竹青青牕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元来無兩個

興而比也青青竹色究竟窮極之也此下二篇因對竹而作言牕牖之外其竹色則青青矣牕牖之間人則獨坐矣人謂已也然以我對竹動植雖殊類而所以爲生者本乎宇宙之一氣渾然同體推之飛潛皆然故周濂溪牕前草不除去張子觀驢鳴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亦此意也然則先生隨處察識仁體真得洙泗濂洛之正傳矣

其二

北風卷頑雲陰晴安可卜海月出漸高獨照南牕竹

比而賦也頑雲欝結欲雨之雲海月謂月從海起也此亦對竹之詩言北風卷頑雲則有欲雨之勢故陰晴未可前定但見月出東海照此南窓之竹於陰晴未定之時幸有好景如此豈可不念其難得徒聽其獨照而不賞之乎陰晴以喻世態之變更也

隨筆

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

賦也宇宙内事即已性分内事心事相感應故云人不能外事事行而義生故云事不能外理心事理三者一貫而不可離故程子曰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二

障謂事障理障佛教有此二名蓋欲盡歸寂滅非徒
不識理亦不識事非徒不識事亦不識心程子云釋
氏不識理理有何障蓋盡之矣此先生隨筆之詩所
以深闢釋氏之學至為明白痛快學者宜細玩焉

其二

斷除嗜欲想永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
賦而比也此亦隨筆之詩嗜欲謂耳目口鼻四肢之
欲也天機莊子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謂之天機
者言天理流行不息如機然天理本自完全俱為嗜
欲蔽障之耳想謂一念之萌人欲之生皆起於妄想
若斷除此想則天理流行無所障礙而超出於萬物
之上矣

讀易偶成

南乎不可北東乎不可西自從孔孟來君子恒處睽
比也睽卦名此先生讀易有感而作言人之不相遇
而相睽隔如南北東西之不相能睽之象也自孔孟
以至今日君臣上下不相會合故常處睽卦也其感
慨深矣

張克脩別駕約遊羅浮

重疊四百峯鐵橋在何處莫將別駕來同到飛雲去

比也四百峯謂羅浮有四百三十二峯言四百舉成數也鐵橋飛雲見前別駕克脩時爲肇慶府同知也此先生因張克脩約遊羅浮遂喻入道之要以飛雲比道以鐵橋比入道之路言羅浮峯巒之多如此安知鐵橋在何處耶如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必去其物累然後可由其路以入道故又以有官爵則爲官爵所累不能登山以比若有私欲之累則不能入道也其警之深矣

張克脩見訪

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

比也眼碧則所見精明也此詩先生因張克脩別駕相訪而作託言滄溟之海道里甚遠而泉出山下未能盈尺初甚細微及泉流爲海則萬水攸同皆本於一源誰爲碧眼之人可以見此者哉以滄海比達道以山泉比大本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非天下之知本者不足以語此克修乃逐末之學非惟終不能悟先生之指反著論相非惜哉

題扇

風檣拗欲折五月瞿塘過何如此菴中終日抱膝坐

比也五月風浪大作之時瞿塘在蜀道中有灩澦堆

以此求富貴利達而多傾覆之患者豈若在一蕃之中抱膝終日靜坐爲安樂也其警人之意亦深切矣

其二

張帆海上回帆掛鐵橋樹驚起白蝦蟆跳上飛雲去

賦也鐵橋飛雲見前白蝦蟆謂白玉蟾也蟾亦蝦蟆之別名白玉蟾神僊瓊州人自言我乃天上蝦蟆精此詩先生因見篋面畫有如此者託義示人言海上之帆飽於風波来掛此鐵橋之樹而僊人白玉蟾見此帆之来猶有風波之餘驚乃遁上飛雲之頂矣夫神仙非聖人之聰明睿智猶能見幾而作避人如此則世之學聖人者可以警矣

贈胡地官

引滿花下盃延緣坐中客醉下大袖歌孰云此門窄

賦也此贈胡地官詩坐中客指胡地官也引滿酌酒至滿也延緣繾綣留連之意下大袖言舞也此門先生自謂其門也言已延緣胡地官酌酒必至於滿而又近花下則非尋常之飲者可比也及醉而舞舞而大袖又且歌詠以盡其歡則所以樂賓之意至矣此門雖窄能容大袖之舞已不爲窄又況醉酒賞花歌舞之樂颯颯乎充塞天地之間即廣居矣何窄之有

夢後作

策杖獨行遊青山一何深道逢採藥人問我松脂林

賦而比也策杖謂拄杖松脂松之流液入土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以行遊比造道以深山比道之無窮以採藥比求道者松脂林乃靈藥所在比道即在此心也此下四篇皆先生夢後詩夢後者悟後也悟後有得故言我拄杖行遊適入深山而見其無窮有來採藥而問我於松脂之林蓋松林即藥之所在猶人心即道之所存何必舍此他求耶

其二

見月時一吟夜凉天稱心回頭望東川流水無古今

賦也此亦夢後之詩夜凉則月愈好月好則樂生於中而心與月相稱故發於吟咏其默契道體如此倏忽回首則又見東川之水流而不息無間古今亦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之意蓋人與天地一也更不分別天地之氣即吾氣也故喘息呼吸無不與天地相通日月之往來流水之潮汐萬物之生息天地之升降陰陽鬼神之盈虛屈伸皆與道爲體此先生所以吟弄風月見川水而有得乎

其三

幻迹有去来達觀無古今長嘯人不聞山風吹蘿襟

賦也幻猶虛也幻迹謂萬物之形迹去来謂聚散消長此皆實理也而以爲幻者以其無常對道之不變而有常者則如幻耳有常之道萬古不變所謂死而不亡也惟知道者識之嘯謂蹙口出聲以舒憤悶之氣此亦夢後詩言世人知有去来之迹而不知有常之道故但爲之長嘯而人不之聞因此時適有山風吹彼蘿襟故人不聞耳蓋不敢必人之不能聞亦涵柔敦厚之意也蘿襟編蘿爲襟山人之服如荷衣之類

其四

楊柳餘朽株梧桐但疎陰小卧不出門不知秋已深

興而比也此亦夢後作楊柳生於春夏至秋而朽梧桐長於夏盛於秋至秋後而影疎此詩言楊柳所餘者朽株而已梧桐但有疎陰而已皆歛華就實秋後物成之時於是覺自已小卧久不出門忽不知門前秋色之深已如此也小卧謂靜以養性故不知老之將至也

贈鄺篛巢

山中一夜秋老屋居然別丈人不飲酒共坐看明月

賦而比也此先生贈鄺篛巢之詩言山中一夜秋至則老屋之氣不同矣蓋天地之氣至秋而清故月至秋而最明也篛巢鄺載道之父年已九十故稱丈人言其不飲酒但與我共坐以看明月可也此亦察見道體之意知此則襟期洒落而光風霽月在我矣

客乞題隨時子軒

無雨笠且置未晴蓑不捨蓑笠用不窮我是隨時者

比也蓑笠雨具也置猶捨也此詩題隨時子軒以蓑笠之用捨比凡事之隨時晴雨者時也蓑笠之用捨者隨時也隨時變化者道也道本不窮學者於此可以知道矣其謂物爲道者如以蓑笠爲道豈足以知道乎故於蓑笠用捨而後道見也學者宜細玩之

題扇

東艇拍西艇小拍庸何傷夕風起驚濤艇艇爭低昂

比也拍謂兩艇相撼動也夕風暮夜陰風以比昏亂之世也低昂謂高下言大撼動也船之小者曰艇此與後篇皆題篛面之詩先生見篛面畫有二艇相拍之象故言東西之艇相拍若小拍則亦何害只恐夕風乍起驚濤將作艇艇低昂非但小拍而已其爲害寧可既耶

其二

一夫眢正揚一夫髮盡禿日暮船正歸前江風扳木

比也眢揚喜而言笑也髮禿老而髮盡落也風扳木言風之大也此亦先生觀筮面之畫有此象而言一夫則喜色揚揚矣一夫則老而髮禿矣此二人者若不見幾而歸則恐江風大作其勢扳木而覆溺之禍將及之矣可懼之甚也益木之有根尚為風扳況船本無根隨風飄蕩可不懼乎示人見幾而作之意切矣

雨後示劉宗信林時嘉

秋來亦遥遼日月閟其光乾坤丈夫事千古空堂堂

興也此苦雨之詩以示劉林二生者雨暘時若先王燮理之應遥雨而至於遼則天道乖違人事之咎徵夫遥遼於春夏大雨時行之時且猶不可況秋日氣當清肅而有遥遼雨則日月無光陰盛陽微天地閉塞此乃聖賢不得位而無燮理之應也因歎乾坤丈夫之事空見其在千古之上堂堂而已自孔孟以来則不能然矣丈夫事謂燮理陰陽之事

神泉八景為饒鑑賦録其三

太極涵虚

混沌固有初渾淪本無物萬化自流形何處尋吾一

賦也此詩題太極涵虛混沌見莊子鑿竅七日而混沌死此借引以爲兩儀未判其初即太極也太極渾淪本無一物乃其全體處中庸所謂大德敦化也及天地間形色化生而後物象可見此則全體之流行分而爲大用者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然用之萬莫不有體之一者在其中隨處可尋能於萬化之中而知一體之實可以語性矣

浮螺得月

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東山月出時我在觀溟處

賦也此詠浮螺得月故即螺以見乾坤之道道眼見道之眼也大小同言其體一也寄猶寓也乾坤一螺寄言乾坤之道寓於一螺之中亦言大小一也然非天下之具道眼者其孰能識之故我於東山月出之時獨觀溟海因見浮螺而悟乾坤之理也觀溟猶觀海見海之浩漫洪濛而知道體之大無窮盡即所謂道眼也

神泉漱玉

焦明亦是鳳螢焰却疑燈安得石上泉爲洗世中盲

比也此詠神泉漱玉埤雅在東方爲焦明在中央爲

鳳焦明亦鳳之類而非鳳者螢焰蟲之有光似燈而非燈者言世人無道眼故惑於疑似之間安得石中听出之神泉以洗世間之盲乎益歎世人之不識真也以焦明螢焰比凡物之亂真者如孔子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卿愿恐其亂德與夫僞之亂真釋老亂聖人之道皆是也然則先生之學可謂極純不雜者矣此上三詩乃神泉八景之三

曉枕偶成

西北多奇峯雲深杳難認漢廷無謀臣黃綺皆真隱

比也此先生曉枕偶成之詩言西北奇峯甚多因雲深則杳然不可識認矣昔日漢廷若無謀議之臣如張良欲定太子以招四皓則四皓不出皆為真隱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而獨言黃綺者舉其二以見其餘也四皓居商山在天下之西北故以西北言之奇峯隱於雲中雲深故峯不可認以比四皓之非真隱故為謀臣引出也

贈李克常

桃花被東岸江水日日深贈君豈無言亦有花水吟

賦也花發水流莫非道之形見不可言者道之體而

可言者道之用花發水流是也此贈李克常之詩克
常舉人先生鄉黨弟子言桃花之發被滿於東岸矣
而江水之流則日日生長矣其生生化化皆與道爲
體而流行無窮如此則我之贈君豈能無言乎亦有
爲天何言哉

白沙子古詩教解卷之下終